



公孫丑 曝文公







服部文庫  
 117  
 259  
 2

水部文庫  
 卷之九



117  
259  
2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三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公孫丑章句上凡九章 **五**公孫丑者公孫姓丑名孟

子弟子也丑有政事之才問管晏之功猶論語子路

問政故以題篇 **疏**正義曰前篇章首論梁惠王問以

惠王為篇題蓋謂君國當以仁義為首也既以仁義

為首然後其政可得行之是以此篇公孫丑有政事

之才而問管晏之功如論語子路問政遂以目為篇

題不亦宜乎故次梁惠王之篇所以揭公孫丑為此

篇之題也此篇凡二十有三章自趙氏分之遂為上

下卷據此上卷有九章而已一章言德流速於置郵





君子得時大行其道管晏為曾西之所羞二章言義以行勇則不動心養氣順道無效摠苗聖人量時賢者道徧孟子究言情理而歸學孔子三章言王者任德霸者兼力四章言國必修政君必行仁禍福由已不專在天當防患於未亂五章言修古之道鄰國之民以為父母命曰天吏六章言人之行當內求諸已以演大四端充擴其道以上以正君下以榮身七章言各治其術術有善惡禍福之來隨行而作恥為人役不若居仁治術之忌勿為矢人八章言大聖之君由取善於人九章言伯夷柳下惠古之大賢猶有所闕其餘十四章趙氏分在下卷各有分說公孫姓丑名孟子弟子也至題篇正義曰自魯桓公之子慶父之後有孟孫氏叔孫氏季孫氏同出三桓子孫衛國有王孫賈出自周頃王之後王孫賈之子自以去王室久改為賈孫氏故孫氏多焉又非特止於一族也自封公後其子孫皆以公孫為氏春秋隱公八年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眾仲眾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公命以字為展氏杜預曰諸侯之

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然則公孫氏皆自公子之後為氏也今公孫孫其氏有自來矣案史記孟子列傳云孟子退而與萬章公孫丑之徒善述作七篇則公孫丑為孟子弟子明矣經曰弟子之惑滋甚是也論語第十三篇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集論語者因其問政故以題篇若此公孫丑有政事之才而問管晏之功亦以因其人而題其篇而次之梁惠王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夫子謂孟子許猶興也如使夫子得當仕路於齊

而可以行道管夷吾晏嬰之功寧可復興乎孟子曰

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誠實也子實齊

人也但知二子而已豈復知王者之佐乎或問乎曾



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

也曾西曾子之孫蹙然猶蹙也先子曾子也子

路在四友故曾子畏慕之曾西不敢比曰然則吾子

與管仲孰賢曾西蹙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

蹙然慍怒色也何曾猶何乃也管仲得君如彼其

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

曾比予於是曾西答或人言管仲得遇桓公使之

專國政知彼行政於國其久如彼功烈卑陋如彼謂

不率齊桓公行王道而行霸道故言卑也重言何曾

比我恥見比之之甚也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

子為我願之乎孟子心狹曾西曾西尚不欲為管

仲而子為我願之乎非丑之言小也曰管仲以其君

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丑曰管

仲輔桓公以霸道晏子相景公以顯名二子如此尚

不可以為邪曰以齊王由反手也孟子言以齊國

之大而行王道其易若反手耳故譏管晏不勉其君

以王業也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

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



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丑曰如是言則弟子惑益甚也文王尚不能及身而王何謂若易然也若是則文王不足以爲法邪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武丁高宗也孟子言文王之時難爲功故言何可當也從湯以下聖賢之君六七興謂太甲太戊盤庚等也運之掌言其易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

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紂得高宗餘化又多良臣故久乃亡也微仲膠鬲皆良臣也但不在三仁中耳文王當此時故難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齊人諺言也乘勢居富貴之勢鎡基田器耒耜之屬待時三農時也今時易以行王化者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鷄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



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三代之盛，封畿千里耳。今齊地土民以足矣。不更辟土聚民也。鷄鳴狗吠相聞，言民室屋相望而衆多也。以此行仁而王，誰能止之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遠於置郵而傳命。言王政不興久矣，民患虐政甚矣。若飢者食，易為美，渴者飲，易為甘。德之流行，疾於置郵傳書命也。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

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倒懸，喻困苦也。當今所施恩惠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之矣。言今行之易也。公孫丑問曰：至惟

此章言德流之速，過於置郵。君子得時，大行其道，管晏雖勤，猶為曾西所羞也。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公孫丑問孟子言夫子得當仕路於齊國，則管仲晏子佐桓景二霸之功，寧可復興之乎？管仲管夷吾也。晏子晏嬰也。夷吾佐桓公者也。晏嬰佐景公者也。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者，孟子答公孫丑以謂子實齊國之人也。然但能知此二子而止矣。孟子答之以此者，其意蓋謂丑豈能復知有王者之佐乎？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楚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至爾何曾比予於是者？孟子又謂嘗有或人問乎曾西曾西曾子之孫也。而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乃



楚蹠而言曰我先子曾子所敬畏者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斲然不悅曰爾何曾比子於管仲者言或人又曰如是則吾子與管仲孰為賢曾西乃斲然慍怒而不悅曰爾何如乃比我於管仲為也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子於是者曾西言管仲得齊桓立為仲父貴戚不敢為之妬與高國之位大臣不敢為之惡內外政皆盡委之斷焉言如此其專也自立位相職至終四十餘年執齊國之政言其行政又如此其久也其終也不過致君為霸者而已而其功烈者蓋致力以為功成業以為烈言管仲以力致齊桓則止於為霸功以業成就齊桓則亦止為霸烈故曰功烈如彼之卑也孟子所以引此或人與曾西之言者意在於王佐為貴也而以霸者之佐為貴也故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者孟子言管仲曾西之所不願為也而子以為我願比之乎云子者指公孫丑而云也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

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曰以齊王猶反手也者孟子言管仲以佐其君為霸晏子以佐其君而顯名管仲晏子猶若不足為耳言我能佐齊國之大而行王道為王其易則若反覆手掌也故曰以齊王由反手也孟子言此蓋譏管晏二子不能致君行王道耳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者公孫丑不曉孟子意在譏管晏二子但為霸者之佐故於孟子曰如此之言則弟子之蔽惑益甚也弟子者蓋公孫丑自稱為孟子弟子也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者公孫丑言今且以文王之德化觀之起自百里之微加之百年之久而後崩喪其尚不能及身而王天下浹洽其德及武王周公繼續之然後德化大行為王於天下今言以齊王若反手之易是則文王不足以為之法與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至是以難也者孟子又言文王安可當也言自湯至於武丁其間賢聖



孟子卷之二十一  
之君六七作故天下德化被民也久恩澤漸人也深而天下之民歸心於殷固以久而難變也是以武丁朝諸侯而有天下若反運手掌之易也武丁高宗也云六七作若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等是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至是以難也者孟子又言自殷紂去武丁之時尚未久故其世嗣續之故家其民習尚之遺俗上之化下其流風之所被善政之所行尚有存者不特此也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數者皆是賢人相與同輔相其紂故紂之失亡亦至久而後失也雖一尺之地莫非紂之所有一民莫非為紂之臣然而如此尚能自百里之地而興起為王是以難而不若武丁之易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磁基不如待時者孟子又言齊國之人有言云人雖有智慧之才亦不如乘其富貴之勢雖有田器如耒耜之屬亦不如乘三時農務之際也蓋大而知之之謂智小而察之之謂慧磁基田器之利也言人雖有智慧之才然非乘富貴之勢則智慧之才有所不運比之齊國

則今時易以行王道者也故曰今時則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至莫之能禦也者孟子言自夏后殷周三代之盛治其封畿皆方千里未有過千里之地者也而齊國今有其地亦得其千里鷄鳴狗吠相聞而廣達乎四境是其齊國不特有千里之地而已其間鷄犬相聞而又有其民相望而衆多也如此土地亦以足矣故不待更廣闢其土地矣民人亦以足矣又不待聚集其民人矣即行仁為政而王之人莫能禦止之也且王者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者孟子又言且王者之不興作未有如疏於此時者也而民人憔悴困苦於暴虐之政又未有如極甚於此時者也若飢餓者食易為美渴者飲易為甘矣故孔子有云其德化之流行其速疾又過於置郵而傳書命也郵驛名云境土舍也又云官名督郵主諸縣罰負說文曰境土行書舍也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者孟子又言當今齊國之時為萬乘之



國行仁政而及民則民皆喜悅之如得解其倒懸之  
索也云倒懸者喻其困苦之如此也故事半古之人  
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者孟子又言故於當此之時  
其施恩惠之事但半於古人其成治功亦必倍過於  
古人矣故曰惟此當今齊國之時為能如是也  
夷吾晏嬰正義曰管仲齊之相也案左傳魯莊公八  
年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請囚鮑叔使  
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侯使  
相之可也杜註云堂阜齊地西北有夷吾亭或曰鮑  
叔解夷吾縛於此又云高侯齊卿高敬仲也言管仲  
治理政事才多於高敬仲遂使相之晏嬰姓晏名嬰  
齊大夫也語云晏平仲善與人交周註云謚為平謚  
法曰法治而清省曰平案左傳文知之是晏桓子之  
子也相齊景公曾西曾子之孫及子路正義曰曾  
西為曾子之孫者經云曾西曰吾先子之所畏也先  
子楚曾子也以祖稱之也即知曾西乃曾子之孫也  
其他經傳未詳子路孔子弟子姓仲名由字子路卞  
國人也案史記弟子傳云少孔子九歲性鄙好勇力

抗直冠雄鷄佩玃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誘子路子  
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云蹙然猶蹙蹙者  
語云蹙蹙如也馬註云蹙蹙恭敬之貌  
色正義曰釋云艱不悅也字從弗色是知卽慍怒之  
色也武丁高宗也至易也正義曰孔安國傳云盤  
庚弟小乙子名武丁德高可尊始號為高宗云從湯  
以下賢聖之君六七作謂太甲太戊盤庚等是也者  
案史記世表云自湯之後湯太子早卒欲立次弟外  
丙外丙卽位三年卒立外丙弟仲壬仲壬卽位四年  
卒伊尹乃立太丁子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太甲  
立三年不明伊尹放之桐三年悔過自責反善伊尹  
乃迎帝太甲授之政太甲修德諸侯咸歸百姓以寧  
稱爲太宗太宗崩子沃丁立丁崩弟太庚立庚崩子  
小甲立甲崩弟雍已立殷道衰諸侯或不立崩弟  
太戊立殷道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中宗崩子仲  
丁立丁遷于囂丁崩弟外壬立壬崩弟河亶甲立殷  
道復興甲崩子帝祖乙立乙立殷道復興乙崩子祖  
辛立辛崩弟沃甲立甲崩兄祖辛之子祖丁立丁崩



弟沃甲之子南庚立庚崩祖丁之子陽甲立殷道復  
 衰甲崩弟盤庚立殷道復興諸侯來朝庚崩弟小辛  
 立殷道復衰辛崩弟小乙立乙崩子武丁立殷道復  
 興故號為高宗是也釋名云磁基田器耒耜之屬正義  
 曰釋名云磁基大鋤也云農時者左傳莊公二十九  
 年云凡土功龍見而畢務註云今九月周十一月龍  
 星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始畢火見而致用註云大火  
 心星次角亢見者致築作之物水昏正而裁註云謂  
 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樹板幹而興作日至而畢  
 註云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畢若其門戶道橋城  
 郭墻塹有所損壞則隨時修之僖公二十年云凡啟  
 塞從時是也又案七月之詩云三之日于邦四之日  
 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註云三之日夏之  
 正月也四之日周之四月民無不舉足耕矣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  
 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註加猶居也丑問孟子如

使夫子得居齊卿相之位行其道德雖用此臣位輔  
 君行之亦不異於古霸王之君矣如是寧動心畏難  
 自恐不能行否耶丑以此為大道不易人當恐懼之  
 不敢欲行也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註孟子言禮  
 四十強而仕我志氣已定不妄動心有所畏也曰若  
 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註丑曰若此夫子志氣堅勇  
 過孟賁賁勇士也孟子勇於德曰是不難告子先我  
 不動心註孟子言是不難也告子之勇未四十而不  
 動心矣曰不動心有道乎註丑問不動心之道云何



孟子 卷之三十一 梁古閣  
曰有。孟子欲爲言之。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息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北宮姓。黝名也。人刺其肌膚。不爲撓御。刺其目。目不轉睛。逃避之矣。人拔一毛。若見撻撻於市朝之中矣。褐。寬博。獨夫被褐者。嚴尊也。無有尊嚴。諸侯可敬者也。以惡聲加已。已必惡聲報之。言所養育勇氣如是也。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

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姓。舍名。

施發音也。施舍自言其名。則但曰舍。舍豈能爲必勝哉。要不恐懼而已也。以爲量敵少而進。慮勝者。足勝乃會。若此。畏三軍之衆者耳。非勇者也。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孟子以爲曾子長于孝。孝百行之本。子夏知道。雖衆不如曾子。孝之大也。故以舍譬曾子。黝譬子夏。以施舍要之。以不懼爲約要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



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慄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謂孔子也。縮義也。慄懼也。詩云。惴惴其慄。曾子謂子襄言。孔子告我大勇之道。人加惡於已。已內自省。有不義不直之心。雖敵人被褐寬博。一夫不當。輕驚懼之也。自省有義。雖敵家千萬人。我直往突之。言義之強也。施舍雖守勇氣。不如曾子守義之爲約也。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  
丑曰。不動心之勇。其意豈可得聞與。告

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不得者。不得人之善心善言也。求者取也。告子爲人勇而無慮。不原其情。人有不善之言加於已。不復取其心。有善已直怒之矣。孟子以爲不可也。告子知人之有惡心。雖以善辭氣來加已。亦直怒之矣。孟子以爲是則可。言人當以心爲正也。告子非純賢。其不動心之事。一可用。一不可用也。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  
志。心所念慮也。氣。所以充滿形體爲喜怒也。志。帥



否一作帥

氣而行之度其可否也。夫志至焉，氣次焉。志為至要之本，氣為其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暴亂也。言志所嚮，氣隨之。當正持其志，無亂其氣。妄以喜怒加人也。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丑問暴亂其氣云何。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孟子言：壹者，志氣閉而為壹也。志閉塞則氣不行，氣閉塞則志不通。蹶者相動，今夫行而蹶者，氣閉不能自持，故志氣顛倒。顛倒之間，無不動心而恐矣。則志

氣之相動也。敢問：夫子惡乎長？丑問孟子才志所長何等。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孟子云：我聞人言，能知其情所趨。我能自養育我之所有浩然之大氣也。敢問：何謂浩然之氣？丑問浩然之氣狀如何。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言此至大至剛、正直之氣也。然而貫洞纖微，治於神明，故言之難也。養之以義，不以邪事干害之，則可使滋蔓塞滿天地之間，布施德教，無窮極也。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重說是



氣言此氣與道義相配偶俱行義謂仁義可以立德之本也道無形而生於有形舒之彌六合卷之不盈握包落天地稟受群生者也言能養道氣而行義理常以充滿五臟若其無此則腹腸飢虛若人之餒餓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

**取**集雜也密聲取敵曰襲言此浩然之氣與義雜生從內而出人生受氣所自有者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

**慊**快也自省所行仁義不備于害浩氣則心腹飢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孟子**曰仁義皆出於

內而告子嘗以為仁內義外故言其未嘗知義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

**言**人行仁義之事必有福在其中而勿正但以為福故為義也但心勿忘其為福而亦勿汲汲助長其福也汲汲則似宋人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

**揠**挺拔之欲亟長也病罷也芒芒然罷倦之貌其人家也其子揠苗者之子也趨走也槁乾枯也以喻人之情邀福者必有害若欲



急長苗而反使之枯死也。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耨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天下人行善者，皆欲速得其福，恬然者少也。以爲福祿在天，求之無益，舍置仁義，不求爲善，是由農夫任天，不復耘治其苗也。其遲福欲急得之者，由此揠苗人也。非徒無益於苗，乃反害之。言告子外義，常恐其行義欲急得其福，故爲丑言人之行，當內治善，不當急求其福，亦若此揠苗者矣。何謂知言？丑問。知言之意，何謂曰：諛辭知其所

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孟子曰：人有險詖之言，引事以褒人，若賓孟言雉鷄自斷其尾之事，能知其欲，以譽子朝，蔽子猛也。有淫美不信之辭，若驪姬勸晉獻公與申生之事，能知欲以陷害之也。有邪辟不正之辭，若豎牛觀仲壬賜環之事，能知其欲行譖毀，以離之於叔孫也。有隱遁之辭，若秦客之屢辭於朝，能知其欲以窮晉諸大夫也。若此四者之類，我聞能知其所趨也，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晉語五 范文子車注 屢所留切 屢隱也



言一作行不可從

孟子 卷之三十一  
生於其心、譬若人君有好殘賊、嚴酷心、必妨害仁政、不得行之也、發於其政者、若出令欲以非時田獵、築作宮室、必妨害民之農事、使百姓有飢寒之患也、吾見其端、欲防而止之、如使聖人復興、必從我言也、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言人各有能、我於辭言教命、則不能如二子、然則夫子既聖矣乎、丑見孟子、子但言不能辭命、不言不能德行、謂孟子欲自比孔子、故曰、夫子既已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

無下有乎字不必

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惡者、不安事之歎辭也、孟子答丑言、往者子貢、孔子相答如此、孔子尚不敢安居於聖、我何敢自謂為聖、故再言是何言也、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體者、四肢股肱也、孟子言、昔日竊聞師言也、丑方問、欲知孟子之德、故謙辭言竊聞也、一體者、得一肢也、具體者、四



肢皆具微小也。比聖人之體微小耳。體以喻德也。敢

問所安。丑問孟子所安比也。曰姑舍是。姑且也。

孟子曰。且置是。我不願比也。曰伯夷伊尹何如。丑

曰。伯夷之行何如。孟子心可願比。伯夷否。曰不同道。

言伯夷之行。不與孔子伊尹同道也。非其君不事。

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非其君非已

所好之君也。非其民。不以正道而得民。伯夷不願使

之。故謂之非其民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

亦進。伊尹也。伊尹曰。事非其君者。何傷也。使非其

更一作要

民者。何傷也。更欲為天理物。莫得行道而已矣。可以

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

也。止處也。久留也。速疾去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

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此皆古之聖人。我未

能有所行若此。乃言我心之所庶幾。則願欲學孔子

所履。進退無常。量時為宜也。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

班乎。班齊等之貌也。丑嫌伯夷伊尹與孔子相比。

問此三人之德。班然而等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

有孔子也。孟子曰。不等也。從有生民以來。非純聖



孟子疏 卷之二十一 湯世閣  
人則未有與孔子齊德也。然則有同與。丑曰：然則此三人有同者邪？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孟子曰：此三人君國，皆能使鄰國諸侯尊敬其德而朝之，不以其義得之，皆不爲也。是則孔子同之矣。曰：敢問其所以異。丑問：孔子與二人異，謂何？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孟子曰：宰我等三人之智，足以識聖人，汗下也。言三人雖小汗不平，亦不至阿其所好，以非其

事阿私所愛，而空譽之，其言有可用者，欲爲丑陳三子之道，孔子也。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丑予宰我名也，以爲孔子賢於堯舜，以孔子但爲聖，不王天下，而能制作素王之道，故美之。如使當堯舜之世，觀於制度，賢之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丑見其制作之禮，知其政之可以致太平也。聽聞其雅頌之樂，而知其德之可與文武同也。春秋外傳曰：五聲昭德，言五音



之樂聲可以明德也。從孔子後，百世上推，等其德於前百世之聖王，無能違離孔子道者。自從生民以來，未有能備若孔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註：垤，蟻封也。行潦，道傍流潦也。萃，聚也。有若以爲萬類之中，各有殊異，至於人類卓絕，未有盛美過於孔子者也。若三子之言，孔子所以異於伯夷伊尹也。夫聖人之道，同符合契，前聖後

聖其揆一也，不得相踰。云生民以來無有者，此三人皆孔子弟子，緣孔子聖德高美而盛稱之也。孟子知其言大過，故貶謂之污下，但不以無爲有耳。因事則褒辭在其中矣，亦以明師徒之義，得相褒揚也。公孫

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至未有盛於孔子者也。正義曰：此章言義以行勇，則不動心，養氣順道，無效宋人也。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與矣，如此則動心否乎？者是公孫丑問孟子言以夫子之才，加以齊國卿相之位，以得行道，雖曰用此卿相之位，而輔相其君而行之，亦不與於古之霸王矣。如此則夫子寧動心畏懼其不能行乎？否，不動心畏懼其不能行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者。孟子答公孫丑以謂我年至四十之時，內有所



定故未嘗動心有所畏懼也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者公孫丑見孟子以謂四十之時已不動心言如此則夫子是有勇過於孟賁之勇士也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者孟子言我之有勇過於孟賁此不難也孟子之意蓋謂已之勇勇於德孟賁之勇但勇於力必能過之也所以我謂不難也以言其易過之也言告子之勇已先我於未四十之時而不動心矣曰不動心有道乎者丑問孟子謂不動心寧有道乎曰有孟子欲為公孫丑言其不動心之道故答之曰有也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至孟施舍之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以至於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者此皆孟子答公孫丑而言養勇者也北宮黝北宮姓黝名孟施舍孟姓名施舍發言之音也曾子姓曾名參字子輿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竝為孔門之徒弟也言北宮黝之養勇人刺其肌膚不為撓卻人刺其目不以目轉睛而逃避思以一毫之毛而拔於人若見捶撻於市朝之中矣不受物於被褐者之獨夫亦不受賜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但若刺被

褐者之獨夫無嚴畏諸侯有惡聲加已已亦以惡聲反報之此北宮黝養勇之如是也孟施舍之養勇嘗謂視敵之不勝猶勝之也若以量度其敵可以敵然後進而敵之謀慮其必能勝敵然後方會其兵此是喪三軍之士也非勇者也故自稱名曰舍豈能為必勝其敵哉但能無所畏懼而已矣此孟施舍養勇之如是也孟施舍養勇其迹近似於曾子北宮黝養勇其迹近似於子夏以其孟施舍養勇見於言而要約如曾子以孝弟事親喻為守身之本聞夫子之道則喻為一貫之要故以此比之也北宮黝養勇見於行而多方如子夏况在於紛華為已有雜於小人之儒教人以事於灑掃之末故以此比之也雖然以二子之實固不足比於曾子子夏但以粗迹比之耳是二子之養勇皆止於一偏未如君子所養得其大全而已孟子所以言夫二子黝與舍之養勇又未知誰以為猶賢然而能無懼而已者近能知其本也故曰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至守約也孟子言往者曾子謂子襄



孟子 卷之三 湯古  
曰子能好勇乎言我嘗聞夫子有大勇之義告於我  
以謂自反已之勇為非義則在人者有可陵之辱故  
雖一褐寬博之獨夫我且不以小恐憚之而且亦大  
恐焉自反已之勇為義則在人無可憚之威故雖千  
萬人之衆我且直往其中而不懼矣如此則孟施舍  
養勇在於守其氣勇又不如曾子以義為守而要也  
言此則黜不如子夏可知矣以其養勇有本末之異  
則言北宮黜之多方不若孟施舍之守約以其守約  
有氣義之別則又言孟施舍之守其氣勇不如曾子  
以義為守而要也然論其不動心則同根其德則大  
不相侔矣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  
可得聞與者公孫丑又問孟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  
不動心其道可得而聞知之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  
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至勿求於心不可者孟  
子答孫丑以謂告子言人有不善之言者是其不得  
於言者也故不復求其有善心告子意以謂人既言  
之不善則心中亦必不善也故云不得於言勿求於  
心人有不善之心者是其不得於心者也故不復求

其有善辭氣告子意以謂人心既惡則所出辭氣亦  
必不善也故云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孟子言之以謂  
人有不善之心故勿復求其有善辭氣則如告子之  
言可也如人但有不善之言便更不復求其心之有  
善則告子之言以為不可也無他蓋以人之言雖有  
不善而其心未必不善也其心之不善則所出辭氣  
必不善故也以其告子非得其大全之道故其言此  
一可行一不可行也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者  
孟子言人之志心之所之之謂志所以帥氣而行之  
者也氣但能充滿形體者也故曰志氣之帥也氣體  
之充也以其人之辭氣有不善者皆心志所帥而行  
之矣也者但惟志是從也所以又言志至焉氣次焉  
蓋以氣由志之所發志得氣而運之也然則氣為所  
適善惡之路豈非志至焉氣次焉之意乎至言無以  
適之以其足以制於氣不為氣之所制次言有以先  
之以其從於志而又有以持於志也故曰持其志無  
暴亂其氣也孟子言氣惟志之是從但持揭其志則無  
暴亂其氣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



其氣者何也者公孫丑未曉孟子之言志氣故問之曰夫子既以言志至焉氣次焉而又再言持其志無暴其氣是如之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者孟子答孫丑言志鬱壹而不通矣是謂志壹則動氣氣鬱壹而不通矣是謂氣壹則動志也今夫志氣皆鬱壹而不通以之顛倒趨蹶者是乃反動其心焉故曰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蓋志則將帥譬也氣則衆卒譬也心則君譬也君任將帥將帥御衆然則志壹則動氣如將帥悖則動衆卒矣氣壹則動志如衆卒悖則動將帥其上又有以動其君矣由此論之則既持其志又不可不知無暴其氣矣敢問夫子惡乎長者公孫丑問孟子曰夫子之才志所長以何等敢請問之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者孟子答公孫丑之問以謂我之所長是我能知人之言而識其人情之所嚮我又善養我所有浩然之氣也敢問何謂浩然之大氣者公孫丑之言敢問如何謂之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而無曲則

難言也天地之間者孟子答公孫丑以爲浩然之大氣所以言形也蓋其爲氣至大至剛而無所不在至剛而無所不勝養之在直道不以邪道干害之則充塞于天地之間無有窮極也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者孟子又重言爲氣也與道義相配偶常以充滿於人之五臟若無此氣與道德配偶則餒矣若人之飢餓也能合道義以養其氣即至大至剛之氣也蓋裁制度宜之謂義故義之用則剛萬物莫不由之謂道故道之用則大氣至充塞盈滿乎天地之間是其剛足以配義大足以配道矣此浩然大氣之意也其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者孟子又言是氣也是與義雜生所自有者也從內而出矣非義之所密取而在外入者也行有道義不足於心者則餒矣孟子又言人之所行如有道義不足於心者則餒矣孟子又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蓋以告子所以仁內義外爲言此孟子乃曰告子未嘗知義是又不知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之意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



勿忘勿助長也者孟子又言人之所行仁義之事必有福在其中矣而不可但正心於為福然後乃行仁義也止在其不忘於為福不汲汲於助長其福矣以其人生之初蓋性固有不但為之然後有也惟在常存行之耳斯亦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之意也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又一說云言人之所行不可必待有事而後乃正其心而應之也惟在其常存而不忘又不汲汲求助益之而已斯則先事而慮謂之豫豫則事優成後事而慮謂之猶猶則不立之意也以其在常存正心於事未然而前耳矣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其言勿忘勿助長則同意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至而又害之者此孟子引宋人揠苗而比喻之以解其助長之意也言人苟欲速得其福而助長之者則宋人揠苗者也故言無若宋人然宋人宋國之人也宋國之人有憐閔苗之不長茂而以揠拔欲亟其長者芒然罷倦而回歸謂其家中之人曰今日我罷倦成病矣我其為助長其苗矣其宋人之子見父云

助苗長而罷倦成病乃趨走而往視其苗還助得其長否及往至田所視之其苗則皆枯槁而死矣孟子又言今天下之人不若助苗長者少矣言當時人皆欲速其福而助長之者也是若不耘其苗者助長者是若揠苗者非特無益其善而又適所以殘害其善也善者即仁義是也仁義即善也苗是種之美者以譬則人之美質也固非可以增減之耳孟子之意蓋欲人之所行當內治不當急欲求其福也此亦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之意也孟子所以云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何謂知言者公孫丑既得孟子言浩然之氣又問孟子知言之意謂何曰誠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公孫丑問知言之意也誠辭其言有偏諛不平也孟子言人有偏諛不平之言我則知其蔽於一曲而已若告子言仁內義外是也趙云若賓孟言雄雞自斷其尾之事也淫辭言過而不中也孟子言人有過而不中之言我則知其所陷而陷又無所不蔽而已如



人墜於陷阱之陷以其無所不蔽也若楊墨無父無君之言是也趙云若驪姬勸晉獻公與申生之事也邪辭悖正道者也孟子言人有悖正道之言我則知其言易以離畔矣若陳賈謂周公未盡仁智而况於齊王之言是也趙云若豎牛觀仲壬賜環之事也遁辭屈其理也孟子言人有屈理之言我則知其言易以窮也若夷子與孟子相勝以辯卒以受教是也趙云若秦客之瘦辭也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者孟子又言此上四事皆非出於其心中即皆出於異端之學者也人君苟生此四者於心中必妨害其仁政既妨害其仁政則又妨害其事政則本上之所施而正人者也事則下之所行以治職者也故事為政之末政為事之本如孔子問冉子之退朝何晏也則謂之事故不謂之政是知政事有別矣聖人復起必從事吾此言矣者孟子言後之聖人有能復興起者必從事吾此言而行之矣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者孟子既言其誠淫邪遁之辭為非故於

此言其善為說辭善言德行為是者也蓋言宰我子貢二者皆善能為說辭說辭者以辭說人者也宰我子貢皆得聖人所以言者也故云善為說辭論語四科二人所以列於言語之科也冉牛閔子顏淵三者皆善言德行善言德行論語四科三所以列於德行之必可言是德行也冉牛閔子顏淵皆得聖人所以行者也故云善言德行論語四科三所以列於德行科也孔子兼之者孔子天縱之將聖故多能鄙事則於說辭德行兼而能焉而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孟子蓋以儒道遊於諸侯而諸侯賓之不敢臣又為國人所矜式故於辭命又安用之哉此所以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孟子於辭命非誠不能也但不為之耳以辭命人者故謂之辭命以其末也非本也故不言不能德行以其本也非末也孟子之意蓋欲當時之人務本不務末耳然則夫子既聖矣乎者公孫丑見孟子但言不能辭命之末不言不能德行之本故謂孟子如是則夫子既已為聖矣以其宰我子貢雖善為說辭然尚未得聖人所以言冉牛閔子顏淵



謂

雖善言德行然尚未得聖人所以行故數子者但為  
孔子之高弟惟顏淵三子於聖但具體而微者而亦  
未得其為聖矣公孫丑見孟子言之辭命則不能者  
以知孟子之意蓋有在於此矣所以於辭命則言不  
能也故問之曰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  
者孟子答公孫丑為不敢安居其聖故曰惡是何言  
也惡嘆也以其不敢居聖故歎而言之也又言昔者  
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至是何言也者孟子  
言昔日子貢嘗問於孔子而謂夫子聖矣乎孔子答  
之曰於聖則我不能為也我但學不厭飽教人不倦  
怠也子貢曰夫學道能不厭飽是有智也以其智足  
以有知故能學道不厭飽教人能不倦怠是有仁也  
以其仁足以及物故能教人不倦也仁而且智是夫  
子既以聖矣孟子遂言夫聖於孔子尚不敢居而今  
丑言我既聖矣是其所言也故再言是何言也昔者  
淵則具體而微者孟子常自謙故言我往日竊聞之  
有子夏子游子張三人皆有聖人之一體亦未得其

全才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但而微小者也孟子言  
此是宜孫丑於前有夫子既聖矣乎而問之也敢問  
所安者丑見孟子又言此子夏子游子張冉牛閔子  
顏淵數者意欲知孟子於此數者之中何者為比也  
曰姑舍是者孟子言且置去非我之願比者也曰伯  
夷伊尹何如者丑見孟子不比數者又問之以伯夷  
伊尹二者可比之何如曰不同道者孟子答之以為  
伯夷之行不與伊尹孔子同道也非其君不事非其  
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者孟子言非其所好  
之君則不奉事之非以正道得民者不命使之天下  
有治道之時則進而仕之天下無道則退藏其身是  
伯夷之所行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  
伊尹也者孟子言伊尹曰何所事之君為非君蓋所  
事者即皆君也何所使之民為非民蓋以所使皆是  
民也天下治亦進而行道天下亂亦進而行其道是  
伊尹之行如是也伊尹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  
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者孟子言可以進而為仕  
則進而仕之可以止而不仕則止之而不仕可以久



孟子疏 卷之三十一 孟子  
則久雖終身不仕亦不爲之久可以速則速雖接浙  
而行亦不爲速是孔子所行如是也皆古聖人也吾  
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孟子言此數者皆  
是古之聖人也我俱未有所行若此而已乃言我之  
所願學則孔子是學也孟子之意蓋謂孔子所行於  
伯夷伊尹孔子皆兼而有之也故可仕則仕而不爲  
伯夷之必於退可止則止而不爲伊尹之必於進無  
可無不可矣故於終所必歸之但願學孔子也伯夷  
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者公孫丑見孟子言之伯夷  
伊尹又言之以孔子乃曰皆古聖人也故問之以伯  
夷伊尹孔子如是則齊等之乎班齊等也曰否自生  
民以來未有孔子也者孟子答之以爲否不齊等也  
自其有生民以來至今未有與孔子齊其等者也然  
則有同與者公孫丑又謂孟子以謂如是則伯夷伊  
尹孔子三人有同者邪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至  
是則同者孟子答之以謂此三人有所同也蓋得百  
里之土地而爲君三人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也然  
行一事之不義殺一人之無罪而得天下則三人亦

皆不爲之如是則同若其他事則所行又有不同焉  
故曰是則同曰敢問其所以異者公孫丑又問孟子  
曰丑敢請問三人其所以有異者曰宰我子貢有若  
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至未有盛於孔子  
也者此皆孟子爲丑言此三人其所以異者也言宰  
我與子貢有若三者其有智皆足以知其聖人然雖  
有小卑汗不平處蓋亦不至於阿私所好而空譽之  
其言皆有可用者也遂引宰我知聖人之事爲公孫  
丑言之故言宰我有曰以予觀於孔子其賢過於堯  
舜遠矣予宰我名也宰我之意蓋謂堯舜有位之聖  
人故其行道易孔子無位之聖人故其行道難故以  
難易爲言也又謂堯舜治天下但見效於當時卽一  
時之功也孔子著述五經載道於萬世以其有萬世  
之功故以功爲言也孟子又引子貢有曰見其孔子  
制作之禮而知孔子有政可以致天下之太平聞孔  
子雅頌之樂音而知孔子有德與文武同也從孔子  
之後推而等之百世之聖王者無有能違逆其孔子  
之道者是其自生民而來至于今未有如夫子者也



凡此是子貢之知聖人有如此也孟子又引有若  
 曰豈獨其民有類乎哉言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  
 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亦類也聖人之  
 於民亦類也然而走獸之中以麒麟為之長飛鳥之  
 中以鳳凰為之王丘垤之中以泰山為之尊行潦之  
 間以河海為之大人民之間以聖人為人之至也  
 聖人之於民類也物亦類也以其出乎民人之類而  
 超拔乎眾萃之中自生民以來至于今未有美盛過  
 於孔子者也然則孔子於此三子言之是所以與於  
 伯夷伊尹者也故孟子所以願學則學孔子也  
 十強而仕正義曰曲禮云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  
 弱冠三十曰壯而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  
 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曰耄  
 凡此是其禮文也孟貢勇士也正義曰案帝王世  
 說云秦武王好多力之人齊孟賁之徒竝歸焉孟賁  
 生拔牛角是為之勇士也云北宮黝北宮姓黝名  
 也又云褐寬博獨夫被褐者釋云褐編象襪也一曰  
 短衣北宮黝其人未詳於他經傳亦未之聞焉孟施

左傳曰惡賓孟之為人  
 云々

舍亦未詳云縮義也惴懼也聞記云古之冠也縮縫  
 今之冠也衡縫則縮者理之直也是知縮訓義也詩  
 云惴惴其慄註云恐也傳曰小恐惴惴大恐緜緜是  
 也密聲取敵曰襲正義曰左傳云凡有鐘鼓曰伐  
 無鐘鼓曰襲杜預註云密聲取敵曰襲是其文也  
 昭公二十二年左傳云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  
 與賓孟說之欲立劉獻公之庶子伯益事單穆公惡  
 賓孟適郊見雄鷄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  
 也處婦告王且曰鷄其憚為人用乎人與於是犧者  
 實用人人犧實難已犧何害王弗應凡此是也云獻  
 姬勸晉獻公與申生者案魯莊公二十八年云晉獻  
 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  
 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  
 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  
 姬欲立其子路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  
 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  
 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啟戎心若使太子主



曲沃而重耳主蒲夷吾主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  
 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為都晉之啓土不亦  
 宜乎晉侯悅之夏使太子申生主曲沃重耳居蒲夷  
 吾居屈惟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  
 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凡此是也云豎牛觀仲  
 壬賜環之事案左傳昭公四年云初穆子去叔孫氏  
 及庚宗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已弗勝  
 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猥喙號之曰牛助余乃  
 勝之耳且召其徒無之及後婦人獻雉婦人是穆子  
 及庚宗之地常遇而宿者也因問其有子曰余子長  
 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問其名曰  
 牛遂使為豎臣有寵長使為政豎牛欲亂其室仲壬  
 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  
 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壬而何叔孫曰何為而不  
 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叔孫  
 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有進食則止之而弗進叔  
 孫不食乃卒立其子而相之昭公五年又曰昭子即位  
 朝其家眾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嫡立庶

慶

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  
 齊孟仲之子殺諸塞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凡此  
 是也云秦客庾辭者案國語晉景公時范文子暮退  
 於朝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秦客(庾)辭於朝大夫莫  
 之能對吾知一二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  
 兄也爾童子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晉國無日矣擊  
 之以杖折委笄凡此者是也大抵庾辭云者如今呼  
 筆為管城子紙為楮先生錢為白水真人又為阿堵  
 物之類是也(庾)子宰我名也正義曰案史記弟子傳  
 云宰予字子我鄭玄曰魯人也(庾)子蟻封行潦道傍  
 流潦也萃聚也正義曰釋云(庾)蟻冢也潦雨水  
 盛也經云行潦是為道傍流潦也萃亦云集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三下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公孫丑章句上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言霸者以大國之力。假仁義之道。然後能霸。若齊桓晉文等是也。以已之德。行仁政於民。小國則可以致王。若湯文王是也。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



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國瞻足也。以

已力不足而往服就於人，非心服者也。以已德不如

彼而往服從之，誠心服者也。如顏淵子貢等之服於

仲尼，心服者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此之謂也。國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言從四方來者

無思不服，武王之德，此亦心服之謂也。國孟子曰：至

正義曰：此章言王者任德，霸者兼力，力服心服，優劣不同也。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至文王百里者。孟子言以大國之力而假以仁義之道行之者，乃能為霸政者，乃能為之王，使天下皆歸往者也。故不待有大國而為之也。湯但以七十里起而為商之湯，王文王

但以百里而天下歸，是其以德澤行仁政於天下，故不待有大國而為之王。此湯文二者是也。以力服人者，至服孔子也。者孟子言，但以力而服人，人雖面從而服之，然亦非是心服之也。以德服人，人則中心悅樂而誠心服也。如七十子之服仲尼者，也是其以誠心服之也。非面從而服之者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者此蓋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文也。蓋孟子引此而證其誠服之意，故援之曰：自南而自北，自西而自東，而四方皆歸之，無有所思而不服，是亦此之謂與。國大雅文王有聲之詩，正義曰：此篇蓋言文王繼伐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箋云：自由也。言武王於鎬京行辟雍之禮，自四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而心無不服者。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

而居下也。國行仁政，則國昌而民安，得其榮樂，行不



仁則國破民殘蒙其恥辱惡辱而不行仁譬由惡濕而居卑下近水泉之地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諸侯如惡辱之來則當貴德以治身尊士以敬人使賢者居位官得其人能者居職人任其事也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及無鄰國之虞以是閒暇之時明脩其政教審其刑罰雖天下大國必來畏服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詩邠風鴟鴞之篇迨及徹取也桑土桑根也言此鴟鴞小鳥猶尚知及天未陰雨而取桑根之皮以纏綿牖戶人君能治國家誰敢侮之刺邠君曾不知此鳥孔子善之故謂此詩知道也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般大也孟子傷今時之君國家適有閒暇且以大作樂怠惰敖遊不脩政刑是以見侵而不能距皆自求禍者也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言我也長我周家之命配當善道皆內自求責故



有多福也。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

之謂也。殷王太甲言天之妖孽，尚可違避，譬若高

宗雖雉，宋景守心之變，皆可以德消去也。自己作孽

者，若帝乙慢神震死，是為不可活，故若此之謂也。

孟子曰：至此之謂也。正義曰：此章言國必脩政，君必

行仁，禍福由己，不專在天。當防患於未亂也。孟子曰：

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

下也者。孟子言國君行仁，則國昌，民安，享其榮樂。行

不仁，則國破，民殘，故已蒙其恥辱。今之國君，既能疾

惡，其有恥辱於已，而以居處於不仁之道，是若疾惡

其濕污，而以居其卑下，近水泉之地也。如惡之莫如

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言今之國君，如

能疾惡，其恥辱莫若尚其有德之賢，而尊敬其有道

之士也。既能貴德尊士，則賢者居其官位，能者在其

官職也。所貴德者，為其有德也。所以尊士者，為其事

道也。能為人所不能為，賢長於德行者也。能為人之

所能為，能長於道藝者也。得賢能在位，在職，則國無

不治也。所以謂仁則榮之意也。今國家閒暇，及是時

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言今國家閒暇，無事

以及此時，若能脩明政教，刑罰雖強大之國亦必畏

服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至誰敢侮之者

自迨天至，或敢侮予。蓋詩邠國鳴鴉之篇文也。言此

鳴鴉小鳥，尚知天未陰雨之前，取彼桑根之皮土，以

纏綿牖戶，喻人君能於閒暇之時，治其國家，以明其

政刑，則今此下民誰敢侮我。詩人蓋以天之未

陰雨，國家閒暇之譬也。徹彼桑土，綢繆牖戶，明其政

刑之譬也。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大國必畏之。譬也。鳴

鴉所以徹彼桑土，於天未陰雨之前，以纏綿牖戶，則

風雨莫得以漂搖人君，所以明政刑於閒暇之時，以

維持國家，則隣國莫得以侵侮。此孔子所以曰：作為

此詩者，是能知其治道者也。以其能治其國家，則誰

敢侮之矣。是宜孔子善之以謂為此詩者，其知道乎。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已求者孟子傷今之人君於國家閒暇以及於此時乃大作樂怠情敖遊而不脩明刑政是自求其禍也以其禍福無不自於已求之矣如所謂夫人必自畏然後人畏之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是其禍福無不自已求之意也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者蓋詩大雅文王之篇文也永長也言我也蓋謂我長配天命而行以自求多福也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者太甲殷王之名也言太甲嘗謂上天作其災孽尚可違避如已自作其災孽不可得而生活也如高宗宋景二者脩德以消去者是天作孽猶可違也帝乙慢神震死是自作孽不可活也凡此孟子所以引之者是亦證其禍福無不自已求之之意也

**註**詩邠風鴉鵲之篇正義曰鴉鵲之詩蓋言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鴉鵲焉毛云鴉鵲鴉也迨及也徹剝也桑土桑根也綢繆猶纏綿也箋云鴉鵲自說作巢至苦矣如是以喻諸臣之先臣亦及文武未定

天下積口累功以固定此官位與土地今女我巢下之民寧有敢侮慢欲毀之者乎意欲恚怒之以喻諸臣之先臣固定此官位土地亦不欲見其絕奪矣

**註**詩大雅文王之篇正義曰此詩蓋言文王受命作周之詩也箋云長猶常也王既述脩祖德常言當配天命而行則福祿自求也

**註**殷王太甲至不可活正義曰案本紀云太甲成湯適長孫也太丁之子也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伊尹迺迎太甲而授之政太甲脩德諸侯咸歸百姓以寧伊尹嘉之作太甲訓以褒太甲號稱太宗云高宗雖雉者案史記云武丁也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雊武丁懼祖乙曰王勿憂先脩政事武丁乃脩政行德天下咸驩武丁崩祖乙嘉武丁之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遂作高宗彤日及訓是也云宋景守心之變者案史記云頭曼立二十七年癸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景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景公



孟子卷之三  
曰歲饑民困吾誰為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榮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徒三度六十四年景公卒是也云帝乙慢神震死者案史記云庚子之也武乙立為帝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與之搏令人為行天神不勝乃膠鬲之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獵於河渭之間暴雷武乙震死是也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  
俊美才出眾者也萬人者稱傑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廛市宅也古者無征衰世征之王制曰市廛而不稅周禮戴師曰國宅無征法而不廛者當以什一之法征其地耳不當征其廛宅也關譏而不征則天下

札

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言古之設關但譏禁異言識異服耳不征稅出入者也故王制曰古者關譏而不征周禮大宰曰九賦七曰關市之征司關曰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譏王制謂文王以前也文王治岐關譏而不征周禮有征者謂周公以來孟子欲令復古之征使天下行旅悅之也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助者井田什一助佐公家治公田不橫稅賦若履畝之類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  
里居也

孟子疏

卷之三六

及古關



人一作百姓

布錢也。夫一夫也。周禮戴師曰：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有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孟子欲使寬獨夫去里布，則人皆樂為之氓矣。氓者，謂其民也。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國今諸侯誠能行此五事，四鄰之民仰望而愛之，如父母矣。鄰國之君欲將其民來伐之，譬若率勉人子弟，使自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何能以此濟成其欲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

未之有也。

國

言諸侯所行能如此者，何敵之有，是為

天吏。天吏者，天使之也。為政當為天所使，誅伐無道，故謂之天吏也。國

國

孟子曰：至未之有也。正義曰：此章

行今之政，自己之民不得而子，是故眾夫擾擾，非所常有。命曰天吏，明天所使者也。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孟子言今之國君能尊敬賢者，任使能者，俊傑大才在官位，則天下為之士者皆悅，樂願立其朝廷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者言市廛宅而不征，取其稅以什一之法，征其地而不征，其廛宅則天下為商賈者皆喜悅，而願藏貯於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其路矣。者言關門之所，但譏察其異言，異服之人而不稅，出入者則天下行旅之眾皆悅，樂而願出於其道，路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



矣者言耕田者但以井田制之使助佐公田而治不以橫稅取之則天下爲之農者皆悅而願耕作其郊野矣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者言一夫所受之宅而不出夫家之征一廛所居之地而不取其里布則天下之民皆悅樂而願爲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者言今之國君誠能信行此上五者之事則四鄰之國民仰望之如父母而親之矣鄰國雖欲勉率其民如子弟攻其父母言自有生民以來而至於今未有能濟成其欲者也言其民皆仰望之而親敬之不肯爲其所惡而賊其所好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者言國君行此五者之事而民仰望之如此則是無敵於天下也言天下之人無與敢爲敵者也既無敵於天下者是名爲天吏者也天所使者是謂天吏也然而爲天吏而不王者必無也故曰未之有也廛者一夫所受之宅也里者一廛所居之地也野者氓者案周

官制地之法六鄉以教爲主其主民有郊於內故其地爲郊而民則謂之民以其近主而有知者也六遂以耕爲主而其民有遂於外故其地爲野而民故謂之氓以其遠主而無知者也此孟子云野云氓之意也蓋孟子或云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或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者以其貴士之有德尊士之有道者爲其賢也爲其能也即其賢而授之位所以尊其賢即其能而授之職所以使其能若夫俊傑則行而敏速立而絕衆賢之豪者非可使其能若夫俊傑則在位而已廛市宅至廛宅也正義曰王制云市廛而不稅者案鄭注云廛市物邸舍稅其舍不稅其物也注云周禮載師云宅無征者載師者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者也宅無征所以言宅無稅也言古之設關至旅稅之也正義曰云王制曰古者關譏而不征禮記有王制之篇中有此文案鄭注云譏與服識異言也云周禮太宰曰九賦七曰關市之賦者大宰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郊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



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鄭司農云幣餘百工之餘司關曰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譏鄭司農云凶謂凶年饑荒也札謂疾疫死亡也越人謂死為札春秋傳曰札瘥天昏無關門之征者出入關門無租稅猶苛察不得令姦人出入也注周禮載師曰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有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司農云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也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為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此布也或曰布泉也春秋傳曰貿之百兩一布又塵人職掌斂市之次布儂布質布罰布塵布不知言布參印書者何見舊時說也鄭玄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里十五家之泉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以其吉凶二服及喪器也民雖有間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徭役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言人人皆有不忍加惡

於人之心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

**上**先聖王推不忍害人之心以行不忍傷民之政

以是治天下易於轉丸於掌上也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乍暫也孺子未有知之小子所以言人皆有是心凡人暫見小孺子將入井賢愚皆有驚駭之情情發於中非為人也非



惡有不仁之聲名故爲之怵惕者而然也由是觀之  
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  
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言無此四者當若禽獸非人心耳爲人則有之矣凡人但不能演用爲行耳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端者首也人皆有仁義禮智之首可引用之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自謂不能爲善自賊害其性使不爲善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謂君不能爲善而不匡正者賊其君使陷惡也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擴廓此凡有四端在於我者知皆廓而充大之若火泉之始微小廣大之則無所不至以喻人之四端也人誠能充大之可保安四海之民誠不充大之內不足以事父母言無仁義禮智何以事父母也  
孟子曰至不足以事父母正義曰此章言人之行當內求諸己也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孟子言人之爲人皆有不忍加惡於人之心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

孟子流  
卷之三  
三十一



忍人之政至掌上者又言古先聖王有不忍加惡於  
人之心斯有不忍傷民之政既以不忍加惡於人之  
心以行其不忍傷民之政其治天下之易但若轉運  
走丸於掌上之易者也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井至然也者孟子又言所以  
謂人之為人者皆有不忍加惡於人之心者且以今人  
乍見孺子言之孺子無知之小子也今人乍見無知  
之小子相將匍匐欲墜於井但見之者皆有怵惕恐  
懼惻隱痛忍之心所以然者非是內嘗結交於孺子  
之父母然後如此也又非是所以欲要求美譽於鄉  
黨朋友也又非所以惡有不仁之聲而然也由是觀  
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至無是非之心非人也者孟  
子言由此見孺子將入於井人皆有怵惕惻隱之心  
觀察之是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者之心皆非是  
人也乃若禽獸之類也禽獸所以無惻隱不忍之心  
又無羞惡慚恥之心又無辭讓揖遜之心又無是非  
好惡之心者也言苟無此四者所以皆謂之非人也  
乃禽獸之類也惻隱之心至智之端也者孟子言人

有惻隱之心是仁之端本起於此也有羞惡之心者  
是義之端本起於此也有辭讓是非之心者是禮智  
之端本起於此也以其仁者不過有不忍惻隱也  
此孟子所以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者是為仁義  
禮智四者之端本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  
也至賊其君者也孟子又言人有是惻隱羞惡辭  
讓是非為仁義禮智之四端若其人之有四體也既  
有此四端而自謂己之不能為善者是自賊其善  
而不為善也以之事君如謂其君不能為善不匡正  
之者是亦賊害其君使陷於惡也無他以其人之為  
人皆有此四端也但不推用而行之耳如能推此四  
端行之是為仁義禮智者矣所謂仁義禮智者即善  
也然則人人皆有善矣故孟子所謂仁義禮智者凡有  
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至不足以事父母者孟  
子又言凡人所以有四端在於我者皆能皆廓而充  
大之是若火之初燃泉之始達而終極乎燎原之熾  
襄陵之蕩也苟能充大之雖四海之大亦足保安之  
也苟不能充大之雖已之父母亦不足以奉事之故



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是亦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之意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甲也周禮曰函人為甲作箭之人其性非獨不仁於作甲之人也術使之然巫欲祝活人匠梓匠作棺欲其蚤售利在於人死也故凡術當慎脩其善者也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  
里居也仁最其美者也夫簡擇不處仁為不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為仁則可以

長天下故曰天所以假人尊爵也居之則安無止之者而人不能知入是仁道者又安得為之智乎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  
若此為人所役者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  
治其事而恥其業者惑也如恥之莫如為仁  
如其恥為人役而為仁仁則不為役也仁者如射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  
以射喻人為仁不得其報當反責已之仁恩有所未至也不怨勝已者  
孟子曰至反求諸已而已矣正義曰此章言各治其術術有善



惡禍福之來隨行而作恥為人役不若居仁治術之  
忌勿為矢人也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至故  
術不可不慎也者孟子言作矢之人其性豈不仁過  
於函人哉其所以不仁於函人者以其術使之然也  
作矢之人其心於所作箭之時惟恐不利不能傷害  
人也作函之人其心於作函之時惟恐不堅厚而有  
傷害於人也不特此二者如此雖作巫祝梓匠之人  
亦如是也以其巫人祝在於活人梓匠作棺欲其速  
售利在於人死也此孟子所以故云其治術人亦不  
可不慎釋也矢箭也函鎧也甲是也孔子曰里仁為  
美擇不處仁焉得智者孟子言孔子有曰所居以仁  
最為美也然而人所揀擇不處於仁里又安得謂之  
智也以其智足以有知故也不知擇處於仁豈謂之  
智哉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  
是不智也者言夫仁之為道是天之尊爵也人之安  
宅也謂之尊爵者蓋受之於人而彼得以賤之者非  
尊爵也仁則得之於天而萬物莫能使之賤是尊爵  
也安宅者蓋營於外而彼得以危之者非安宅也仁

則立之自內而萬物莫能使之危是安宅也今夫天  
下之事有形格勢禁而不得有為者為其有以禦之  
也仁之為道乃天之尊爵而得之自天者人之安宅  
而立之自我者但欲仁則仁矣誰其禦之而不為哉  
今仁之為道人莫禦之使不為而自不為仁者是亦  
不智者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至莫如為仁  
者言人之不仁不智者是無禮無義為人所役者也  
既為人所役而恥辱為人所役是若作弓矢之人不  
知擇術而恥為弓矢也如恥為人所役莫若擇術而  
為仁也以其為仁則禮義隨而有之矣雖欲役之不  
可得已然則仁則榮不仁則辱亦此之謂也仁者如  
射至反求諸已而已矣者孟子比之於仁者如射也  
以其射者必待先正其身已然後而發矢射之也既  
發矢而射之不中其的則又不怨恨其射勝於已者  
但反責求諸已而已矣蓋君子以仁存心其愛人則  
人常愛之猶之正已而後發也有人於此待我以橫  
逆猶之發而不中也自反而不以責諸人猶之不怨  
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此孟子所以比仁者如射



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

路樂聞其過，過而能改也。尚書曰：禹拜善言，大舜有

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

虞帝也。孔子稱曰：巍巍，故言大舜有大焉。能舍己從

人，故爲大也。於子路與禹同者也。自耕稼陶漁，以至

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

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陶漁皆取人之善謀而從之，故曰莫大乎與人爲善。

采善於人也。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

聞善言則拜者，孟子言子路之爲人，人有告之以過

事，則喜樂從人之言，而改其過。大禹之爲人，聞有善

言，則拜而受之也。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

樂取於人以爲善者，孟子又言大舜之爲帝，有大巍

巍之功焉。無它，以其善能與人同之也。已之善亦猶

人之善，人之善亦猶己之所見而從人之見，又樂取諸

人以爲善也。自耕稼至與人爲善者，此孟子自引舜

之事迹，而自解舜取人以爲善之言也。言舜自耕稼

於歷山，陶於河濱，漁於雷澤之時，以至爲帝，無非取

人之善謀而從之也。取諸人以爲善，是亦與人爲其

善者也。所謂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

澤之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是亦與人

爲善之事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者，此孟子所

以復言，比爲善之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也。大舜



巍巍者案論語有云巍巍乎其有成功孔注云功成化隆高大巍也  
舜從耕歷山及其陶漁正義曰此皆案史記帝紀有云然也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

伯夷孤竹君之長子讓國而隱居者也塗泥炭墨也浼汚也思念也與鄉人立見其冠不正望望然慙愧之貌也去之恐其汚已也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

是亦不屑就也

屑潔也詩云不我屑已伯夷不潔

諸侯之行故不忍就見也殷之末世諸侯多不義故不就之後乃歸於西伯也柳下惠不羞汚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  
柳下惠魯公族大夫也姓展名禽字季柳下是其號也進不隱已之賢才必欲行其道也憫懣也善已而已惡人何能汚於我邪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

懣也之也一也云



去已

**註**

由由浩浩之貌不憚與惡人同朝竝立偕俱

也與之儷行於朝何傷但不失已之正心而已耳援而止之謂三黜不慙去也是柳下惠不以去為潔也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註**

伯夷隘懼人之污來及已故無所舍容言其太隘

狹也柳下惠輕忽時人禽獸畜之無欲憚正之心言

其大不恭敬也聖人之道不取於此故曰君子不由

也先言二人之行孟子乃評之耳

**註**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至君子不

由也正義曰此章言伯夷古之大賢猶有所闕也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至是亦不屑就已者孟子言

伯夷非已所好之君則不奉事之非與已同志之友則不與為交友不立於惡人之朝是不事非其君也不與惡人言語如以服其朝衣朝冠而坐於塗泥炭墨之中矣以其有污於已也推已惡惡之心乃至於與鄉人立其冠有不正且望望然慙恥而遠去之若相將有污於已也如此故諸侯雖有善辭命而至者亦不受也以其不受之者是亦不潔而不忍就見也故以不就為潔也屑潔也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至是亦不屑去已者孟子又言柳下惠不羞恥事其污君污君隘惡之君也雖居小官之位而不卑辱進而仕則不隱已之賢才必以欲行其道雖遺佚於野而不怨恨雖厄之使窮困而不哀憫故曰爾為之爾我為之我雖袒裼裸裎其身體於我身側爾又安能浼瀆於我哉以其不殊於俗一於和而已如此故由由然浩浩與人偕儷而行但不失已之正心焉牽援而止之而則止之以其援而止之而止是亦不潔而去已故以不去為潔也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



盜與不恭君子不由也者此孟子所以復言伯夷之  
 行失之太清而不能含容故為狹隘柳下惠失之太  
 和而輕忽時人故為不恭敬然盜狹與不恭敬是非  
 先王所行之道故君子不由用而行之也伯夷孤  
 竹君之長子讓國而隱居者也正義曰案春秋少陽  
 篇云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謚為夷太史公云伯夷  
 叔齊孤竹君之二子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  
 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不肯立亦逃之國人  
 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盡往歸  
 焉及西伯卒武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  
 死不葬爰及于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為仁乎左  
 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平殷天  
 下宗周伯夷叔齊取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  
 薇而食之及餓死者是矣孤竹北方之遠國也號為  
 孤竹案地理志云遼西有孤竹城應劭曰故伯夷國  
 是也柳下惠魯公族大夫姓展名禽字季柳下是  
 其號者正義曰案史記傳云柳下惠姓展名禽魯人  
 也為魯典獄之官任以直道故孔子云柳下惠為士

師三黜人曰子未可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  
 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孔注云士師典  
 獄之官鄭  
 玄亦云然

孟子 卷之三 十七







天消息。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十四章言祿以食，功志以率事，無事而食其祿，君子不由也。此十四章合上篇卷是公孫丑有二十三章矣。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註]天時謂時日支干五行旺相孤虛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所和樂也。環城圍之必有得天時之善處者，然而城有不下，是不如地利。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

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註]有堅強如此而破之走者，不得民心，民不為守，衛懿公之民曰：君其使鶴，戰余焉能戰，是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註]域民，居民也。不以封疆之界禁之，使懷德也。不依險阻之固恃仁惠也。不馮兵革之威仗其道德而已矣。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註]得道之君，何嚮不平？君子之道，貴不戰耳。如其



當戰戰則勝矣

**四**

孟子曰天時至戰必勝矣正義曰此章言民和為貴也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至是地利不如人和也者

之為堅利以其得道之君則人多助之失道之君則人寡助之而已孟子所以言此者蓋謂但在得其道不在於封疆山谿兵甲之為矣故復言人有寡助之至極者則親戚離畔之親戚離畔者戰必不勝而敗績有多助之至者則天下皆順從之以天下之所順從而攻伐其親戚所離畔者故君子在有不戰而巳如戰則必勝**四**天時謂時日支干五行旺相孤虛之屬正義曰時日支干者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是為支甲乙丙丁戊巳庚辛壬癸是為干支所以配時日而用之也云五行旺相孤虛之屬者五行金木水火土是也金旺在巳午未申酉木旺在亥子丑寅卯水旺在申酉戌亥火旺在寅卯辰巳土旺在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孤虛者蓋孤虛之法以一畫為孤無畫為虛二畫為實以六十甲子日定東西南北四方然後占其孤虛實而向背之即知吉凶矣又如周武王犯歲星以伐商魏太祖以甲子日破慕容凡用師之道有太史以抱天時太師之執同律之類是也

**四**



二年云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是其文也  
得乎丘民而為天子正義曰此蓋經之文

孟子將朝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  
孟子雖仕齊處師賓之位以道見敬或稱以病未嘗趨朝而拜也王欲見之先朝使人來謂孟子云寡人如就見者若言就孟子之館相見也有惡寒之疾不可見風儻可來朝欲力疾臨視朝因得見孟子也不知可使寡人得相見否  
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孟子

不悅王之欲使朝故稱其有疾而拒之也明日出弔

於東郭氏公孫丑曰咎者辭以病今以弔或者不可

乎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咎者昨日也丑以為不可

曰咎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孟子言我昨日病今日愈我何為不可以弔王使人問疾醫來

王以

孟子實病遣人將醫來且問疾也孟仲子對曰咎者

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

我不識能至否乎  
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從學於

孟子者也權辭以對如此憂病也曲禮云有負薪之



憂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仲子使

數人要告孟子君命宜敬必當造朝也不得已而之

景丑氏宿焉孟子迫於仲子之言不得已而心不

欲至朝因之其所知齊大夫景丑之家而宿焉具以

語景丑氏耳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

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

敬王也景子責孟子不敬何義也曰惡是何言也

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

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

惡者深嗟歎云景子之責我何言乎今人皆謂王無

知不足與言仁義云爾絕語之辭也人之不敬無大

於是者也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

莫如我敬王也孟子言我每見王常陳堯舜之道

以勸勉王齊人豈有如我敬王者也景子曰否非此

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

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景子曰非

謂不陳堯舜之道謂為臣固自當朝也今有王命而

不果行果能也禮父召無諾無諾而不至也君命召



輦車就牧不坐待駕而夫子若是事宜與夫禮若不  
 相似然乎愚竊惑焉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  
 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  
 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  
 孟子答景丑云我豈謂是君臣呼召之間乎謂王不  
 禮賢下士故道曾子之言自以不慊晉楚之君慊少  
 也會子豈常言不義之事邪是或者自得道之一義  
 欲以喻王猶晉楚我猶曾子我豈輕於王乎天下有  
 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

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三者天

下之所通尊也孟子謂賢者長者有德有齒人君無  
 德但有爵耳故云何得以一慢二乎故將大有為之

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  
 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  
 言古之大聖大賢有所與

為之君必就大賢臣而謀事不敢召也王者師臣霸  
 者友臣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

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言  
 師臣者王桓公能師臣而管仲不勉之於王故孟子



於上章陳其義譏其烈之卑也。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醜類也。言今天下之人君土地相類德教齊等不能相絕者無他。但好臣其所教。教役使之才可驕者耳。不能好臣大賢可從而受教者也。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况不為管仲者乎。孟子自謂不為管仲。故非齊王之召已也。是以不往而朝見於齊王也。孟子將朝王至而况不章言人君以尊德樂義為賢君子以守道不回為志者也。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至

得見乎者言孟子自將欲朝見王未及行而齊王欲見之乃先使人來曰寡人如往而就孟子所館處相見以其有惡寒之疾不可見風儻可以來朝見而我將視其來朝不知可使寡人因此而得見孟子否乎此皆齊王使人而言也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者王之使人既以見孟子而導王之言孟子乃答王之使人亦曰我之不幸而有其疾不能趨造而朝見王以其孟子不喜王欲使來朝故云有疾以拒之也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管者辭以疾今日弔或者不可乎者言孟子自辭王以為疾不能造朝之明日乃出弔問於齊大夫東郭氏之家其弟子公孫丑問孟子曰昨日辭王之使以為疾不能造朝而今日以出弔問於東郭氏或者以為不可出弔曰管者有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者孟子答公孫丑以謂昨日有疾今日已差愈如之何為不可弔孟子於是往弔之王使人問疾醫來者王見使人回報以謂孟子有疾乃謂實有疾遂遣人問疾醫者來問其疾孟子愈對曰管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疾小愈



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者孟仲子孟子從昆弟  
 學於孟子者也孟仲子時見王使人問疾醫來至而  
 孟子已往乎於東郭氏乃權其言而答問疾醫者曰  
 昨日有王命來使孟子朝孟子辭之以其有采薪之  
 憂小疾不能趨造而朝王今日病以小愈已趨造於  
 王朝我不知于今能至於王朝否乎以為未曾至乎  
 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者孟仲子恐  
 孟子歸以為失言乃使數人而求告孟子於路曰請  
 必無歸而趨造於王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者  
 孟子見孟仲子使數人要於路乃見迫於仲子之言  
 遂不得已而往齊大夫景丑氏之家宿焉以其心不  
 欲朝王故往景丑氏家宿而已景子曰內則父子外  
 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  
 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者景丑見孟子不造朝而  
 乃止其家宿焉於是曰在閨門之內則有父子之親  
 出而邦國之外則有君臣之義此人之大倫而不可  
 汨也父子則存乎慈孝之恩君臣則存乎恭敬之義  
 今丑每見王之敬重其子也而未嘗見子之所以能

尊敬於王也曰惡是何言也至莫大乎是者孟子答  
 景丑言乃歎惜言是何言而責我也齊人皆無以仁  
 義之道與王言者豈以仁義之道為不嘉美也其齊  
 人心已謂是王何足與言仁義之道也言爾之不尊  
 敬於王莫大乎此者也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  
 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者孟子言我非是堯舜  
 二帝之道則不敢鋪陳於王之前故齊人未有如我  
 如此之敬王也所謂堯舜之道即仁義之道也景子  
 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至若不相似然者  
 景丑言否我不謂不陳堯舜之道也以其禮云父召  
 而子無諾而不至君有命召不坐待駕今子固將欲  
 自朝於王而聞王命以遂不果行亦宜與夫禮若不  
 相似然以其有逆此禮也曰豈謂是歟曾子曰晉楚  
 之富至是或一道也者孟子又言於景丑曰我豈謂  
 是君臣呼召之間乎以其曾子言晉楚二國之富人  
 不可及也然彼既以其富我但存吾之仁彼既有其  
 爵而我但存吾之義我何慊不足於彼乎哉夫晉楚  
 之富豈為不義然於曾子言是止於一道而言之也



一於道而言之則曾子所以但言吾仁吾義而不慊於晉楚之富與其爵也蓋謂晉楚於富者以其不過有所施而已然我之仁固足以有施矣晉楚貴於爵者以其足以有制而已然我之義固足以有制矣然則富之與爵而仁義得以并而有焉耳此曾子所以一於仁義之道而晉楚富貴不足以爲富貴也孟子所以執此而語景子者意欲以此齊王之有富貴亦晉楚之富貴不足爲富貴也而我猶曾子但以仁義敵之何有不足於齊王哉此所以不欲朝王之意也天下有達尊三至惡得有其一而慢其二哉者達通也孟子又言天下有達尊者有三爵一齒一德一是也自朝廷之間莫如以爵爲之尊自鄉黨之間莫如以齒爲之尊自輔治其世長養其民莫如以德爲之尊以其朝廷貴貴在爵故以爵爲朝廷之所尊鄉黨長長在齒故以齒爲鄉黨之所尊賢者有德故以之輔世而佐佑之則天下待之而後治以之長民則天下之民待之而後安故以德爲輔世長民之所尊今齊王但有其爵而安可止以一而慢去其齒德二者

哉此孟子所以言齊王不能尊有德之士故於景子而云然也故將大有爲之君至而况不爲管仲者乎者孟子又言故將大有興爲之君必有所不可命召之臣凡欲有所謀計則就而謀以其不敢召也其尊德樂道不如此有謀則就而不召是不足有大興爲也故湯王之於伊尹乃就而師之然後方敢得而爲臣故湯王自七十里而爲天下但不待勞而爲之王者齊桓公之於管仲乃就而師之然後方敢得而爲臣故桓公亦不勞而爲諸侯之霸者今天下於齊國其地亦有類於湯桓其德又與湯桓齊等其未能有相加尚者無他事焉但湯桓好受臣其所教而齊王不好臣其所受教也夫以湯王之於伊尹齊桓之於管仲則不敢召而見之管仲霸者之佐且猶尚不可召見之而况我不爲管仲者乎此孟子所以見齊王之召已是以不往而見也云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正義曰東郭者齊國之東地號爲東郭也經云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則東郭是齊國之東地也氏者未詳其人注曰齊大夫家也以理推之孟子之所以弔



問者必齊之賢大夫也如非大夫之等孟子亦何由而弔之 [註] 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而學於孟子者也正義曰未詳以理推之則與孟子同姓必孟子從昆弟而學於孟子者也 [註] 景莊氏齊大夫亦未詳其人也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註] 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故謂之兼金一百百鎰也古者以一鎰為一金一鎰是為二十四兩也故云兼金一百百鎰

也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

贖辭曰餽贖予何為不受 [註] 贖送行者贈賄之禮也

時人謂之贖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

餽之予何為不受 [註] 戒有戒備不虞之心也時有惡

人欲害孟子孟子戒備薛君曰聞有戒此金可鬻以

作兵備故餽之我何為不受也若於齊則未有處也

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註]

我在齊時無事於義未有所處也義無所處而餽之是以貨財取我欲使我懷惠也安有君子而可以貨







之也。以昭果毅曰不待三。大夫曰一失之則行罰不及待三失伍也。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  
轉轉尸於溝壑也。此則子之失伍也。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  
距心大夫名曰此乃齊王之政不肯賑窮非我所得專為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  
牧牧地以此喻距心不得自專何不致為臣而去乎何為立

視民之死也。曰此則距心之罪也。距心自知以不去位為罪者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孔姓也為都治都也。邑有先君之宗廟曰都。誦言也為王言孔距心語者也。王知本之在已故受其罪也。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道事君否則奉身以退也。失伍則去之否乎者。孟子往齊平陸之邑謂其邑之大夫曰子之持戟之戰士一日三次失其行伍則殺之否乎。曰不待三者。邑大夫答孟子以為不待三次失行伍也。言一次失行伍則殺之也。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



孟子疏 卷之四  
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者凶年饑歲子之邑民老羸弱者皆轉乎溝壑壯健者皆散而奔往於四方者幾近於一十人矣此孟子首以持戟之士失伍比之故終以此諷之故也蓋軍法以五人為伍而以下十一人為之長則持戟之士伍長之士也所以保衛其伍者也保衛其伍故一日三失伍此不稱其職也如齊之平陸大夫所以保衛其邑之民不能保衛其邑之民故老弱轉溝壑壯者散四方其亦不稱職也孟子故以此喻而終歸諷之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者距心齊大夫之名也距心言是其齊王行政故不肯發倉廩而賑救其民非我所得而專為者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者孟子又以此比論而歸諷之也言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牧養者則必於牛羊之求其牧養之芻草矣求牧養與芻草而不得則歸反還於其主乎抑亦但立視牛羊之死不為求牧與芻草歟故以此喻而諷問之曰此則距心之罪也者距心因孟

孟子

子以此比喻乃自知以不夫位為罪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臣者臣知五人焉至此則寡人之罪也者言他日距心自見於王曰王之治都之臣者臣知五人焉然於此五人之中能知其有罪者惟孔距心故為王言誦之孔距心之姓也王亦自知治都之臣有其罪者以其本皆自於已故云此則寡人之罪也

**註**邑有先君之宗廟曰都正義曰周禮云都鄙鄭註云都之所居曰鄙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弟子所食邑周召毛聃畢原之屬在畿內者祭祀其先君社稷者也

孟子謂蚺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

**註**蚺鼃齊大夫靈丘齊下邑士師治獄官也周禮士師曰以五戒先後刑罰無使罪麗於民孟子見蚺鼃辭外邑大夫請為士



上諫一作謀是

師知其欲近王以諫正刑罰之不中者數月而不言  
 故曰未可以言歟以感責之也。蜚鼃諫於王而不用。  
 致為臣而去。三諫不用致仕而去。齊人曰所以為  
 蜚鼃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齊人論者譏  
 孟子為蜚鼃諫使之諫不用而去則善矣不知自諫  
 不用而不去故曰我不見其自為謀者。公都子以告  
 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  
 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

有餘裕哉

官守居官守職者言責獻言之責諫諍

之官也。孟子言人臣居官不得守其職諫正君不見  
 納者皆當致仕而去。今我居師賓之位進退自由豈  
 不綽綽然舒緩有餘裕乎。綽裕皆寬也。孟子謂蜚  
 也。孟子謂蜚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至未  
 丘之邑而請為王治獄之官以近王得諫其刑罰不  
 中者今既已數月矣而不言是其未可以言歟否。故  
 以此責而感之也。蜚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  
 者於是蜚鼃諫於王而王不用其諫乃致其臣而去  
 之齊人曰所以為蜚鼃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  
 也。者齊國之人見孟子謂蜚鼃乃言曰孟子所以為  
 蜚鼃使之諫不納用而去之則善矣美矣其所以自



為其已之諫不見納用而不去則我不知也以言其為蚘鼃謀使之去而不知自去之故也公都子以告者公都子孟子弟子也公都子見齊國之人有此言乃以此言告於孟子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者孟子答公都子以為我嘗聞之有居官守職者不得其職而守之則去之而致仕有言責諫諍之任不得其言而諫正其君則亦去而致仕今我無官職之所守又無言責而諫諍則我進退自由豈不綽綽然舒緩有餘裕哉綽綽皆寬裕也蚘鼃齊大夫靈丘齊下邑至罪麗於民正義曰蚘鼃於他經傳未詳其人靈丘者案地理志曰代郡有靈丘縣是也云周禮士師曰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於民者今案其文云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鄭註云先後猶左右也誓詰於書則甘誓大誥之屬禁則軍禮曰無干車無自後射此其類也糾憲未有聞焉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驪為輔行王

驪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孟子

嘗為齊卿出弔於滕君蓋齊下邑也王以治蓋之大

夫王驪為輔行輔副使也王驪齊之諂人有寵於齊

後為右師孟子不悅其為人雖與同使而行未嘗與

之言行事不願與之相比也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

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

何也丑怪孟子不與驪議行事也曰夫既或治之

予何言哉既已也或有也孟子曰夫人既自謂有



治行事我將復何言哉言其專知自善不知諮於人也  
**也**孟子為卿於齊至予何言哉正義曰此章言道  
至未嘗與言行事也者言孟子嘗為卿相於齊時自  
齊國出於於滕國之君齊王使齊之下邑大夫名曰  
王驪者為之輔行輔行言其為副使也王驪旦夕見  
孟子及反歸自齊滕之道路而孟子未嘗與之言行  
事也公孫丑問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  
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者公孫丑問孟  
子言齊王卿相之位不為卑小矣自齊至滕其相去  
之路又不為近矣然而自滕反歸齊其於道路之中  
未嘗與王驪言行治之事是如之何也以其公孫丑  
有怪孟子不與王驪言故問之以此耳曰夫既或治  
之予何言哉者孟子答公孫丑以謂夫王驪既以嘗  
自謂有治行事我將復何言哉以其王驪自專為善  
不諮訪人故孟子所以未嘗與之言也  
**也**王驪後為右師正義曰此蓋推經於離婁篇有云孟子不與右

師言右師不悅是知王驪後為右師也王驪姓王名驪字子敖又云至於公行之喪以其禮解之者蓋亦經之文也

Table with 10 vertical columns and 1 row, containing faint text or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啗唯 字是陽文切與啗同  
啗唯 唯字唯同此沈之年向小女之於燕在  
○禱 同上尺里切恥之 又解也脫也

易集注首各本引蒙引曰三索音類也同本正文音三音胃

注總字彙作孔切取取也又担字總八寸前字作引字引三總批於此或文於後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四下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公孫丑章句下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克虞請曰：前日不知  
 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  
 木若以美然。孟子仕於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嬴  
 齊南邑。克虞孟子弟子。敦匠厚作棺也。事嚴喪事急。  
 木若以泰美然也。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



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

**心** 孟子言古者棺槨厚薄無尺寸之度中古謂周

公制禮以來棺槨七寸槨薄於棺厚薄相稱相得也

從天子至於庶人厚薄皆然但重累之數牆翬之飾

有異非直為人觀視之美好也厚者難腐朽然後盡

於人心所不忍也謂一世之後孝子更去辟世是為

人盡心也過是以往變化自其理也不得不可以為

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

何為獨不然 **註** 悅者孝子之欲厚送親得之則悅也

王制所禁不得用之不可以悅心也無財以供則度

而用之禮喪事不外求不可稱貸而為悅也禮得用

之財足備之古人皆用之我何為獨不然不然者言

其不如是也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校

乎 **註** 校快也棺槨敦厚比親體之變化且無令土親

膚於人子之心獨不快然無所恨也吾聞之君子不

以天下儉其親 **註** 我聞君子之道不以天下人所得

用之物儉約於其親言事親竭其力者也論語曰生

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可謂孝也已 **註** 孟子自齊葬



孟子政 卷之四  
天下儉其親正義曰此章言孝必盡心匪禮之踰也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者言孟子任於齊  
國喪其母乃歸葬於魯國既葬又反於齊下嬴邑而  
止焉克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  
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者克虞孟子  
弟子也言孟子止於嬴邑弟子克虞請見於孟子曰  
前日孟子喪母之時孟子不知虞之不肖乃使虞敦  
匠厚作其棺以其是時喪事嚴急故虞不敢請問孟  
子今孟子既葬而反願竊得而請問也木若以美然  
此克虞請問以此也其問孟子為棺椁之木若以泰  
美然也曰古者棺椁無度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天  
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至吾聞  
之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者此皆孟子答克虞而言  
也言上古之人棺椁厚薄無尺寸之度自中古以來  
棺厚七寸以椁相稱之自天子通於庶人皆然非謂  
直為人觀美好也然後乃為盡於人心也以其不得  
其厚用之則不可以為悅於心也既得以此厚用之  
而財物無以供贍其度亦不可以為悅於心如得之

以此厚用又有財物以供其度古之人皆用之以厚  
葬其親也我何為而獨不如是也且棺椁敦厚比親  
體之變化無使其土壤親其肌膚於人子之心獨無  
快乎快快也以其人子之心如此得厚葬其親乃快  
然而弗恨也我聞之君子者不以天下所得用者而  
儉薄其親也嬴齊南邑正義曰案魯桓公三年左  
傳杜預註云嬴齊邑今泰山嬴縣是也重累之數  
墻嬰之飾正義曰案禮記檀弓云周人墻置嬰鄭註  
云墻柳衣也凡此皆後王之制又案阮氏圖云柳柳  
車也四輪一轅車長丈二尺高五尺案喪大記云君  
飾棺黼嬰二蔽嬰二畫嬰二龍嬰二禮器云天子八  
嬰大夫四嬰又鄭註喪大記引漢禮嬰以木為筐廣  
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著紫雲氣  
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以障  
旣寔樹於墻中障版也論語曰生事之以禮死葬  
之以禮正義曰經於滕文之篇亦引為曾子言也巴  
前說在

孟子卷之三  
及古聞



孟子 卷之四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  
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沈同齊大臣自以私情  
問非王命也故曰私子噲燕王也子之燕相也孟子  
曰可者以子噲不以天子之命而擅以國與子之  
之亦不受天子之命而私受國於子噲故曰其罪可  
伐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  
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  
異於是子謂沈同也孟子設此以譬燕王之罪齊  
人伐燕沈同以孟子言可因歸勸其王伐燕或問

曰勸齊伐燕有諸有人問孟子勸齊王伐燕有之  
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  
也孟子曰我未勸王也同問可伐乎吾曰可彼然  
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  
則可以伐之彼如將問我曰誰可以伐之我將曰  
為天吏則可以伐之天吏天所使謂王者得天意者  
也彼不復問孰可便自往伐之矣今有殺人者或問  
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  
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



勸之哉國今有殺人者問此人可殺否將應之曰可

為士官主獄則可以殺之矣言燕雖有罪猶當王者

誅之耳譬如殺人者雖當死士師乃得殺之耳今齊

國之政猶燕政也不能相踰又非天吏也我何為勸

齊國伐燕國乎沈同以其私問曰至何為勸之哉

賢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王道之正者也沈同齊之大

臣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

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者子噲燕王名也子

之燕相之名也言沈同非王命以其私情自問孟子

曰燕王可伐之與孟子答之以為可伐之也蓋以燕

王不得天子之命而擅與其國於子噲之子之亦不得

天子之命而私受燕國於子噲故其專擅如此可以

伐之也有任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

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

何以異於是者此皆孟子設此譬喻王之罪而可伐

者也吾子謂沈同也言今有為之仕於此齊國而子

喜悅之為人乃不告於王而私自與之吾子之祿爵

夫為之士者又無王之所命而私自受爵祿於子則

可矣否乎今燕王所以為可伐之罪何以有異於此

齊人伐燕者以其沈同問以孟子之言為燕可伐於

是歸勸齊王而伐之或問勸齊伐燕是有諸者言有人

或問於孟子以為孟子勸齊伐燕是有勸之之言否

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

也者孟子答或人以謂我未嘗勸王也以其沈同問

我謂燕可伐之與我應之曰可彼以為是而伐之也

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

之者孟子又答之或人言彼如問我曰誰可以伐之

我將應之曰為天吏天所使者而可以伐之矣今有

殺人者或問之曰為人可殺與至何為勸之哉者孟子

又以此言而比喻齊之伐燕也言今有殺人者或問

我曰人可以殺之與我將應之曰可以殺之彼如復

問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問誰可以殺之我則將應之曰為士師主獄之官則可以殺之矣今以齊國之政亦若燕之政是皆有燕之罪以燕伐燕我何為勸齊王以伐燕乎以其燕雖有其罪亦當王者則可以誅之耳

**註**子會燕王也子之燕相也正義曰案史記世家云易王立十二年子燕噲立噲立齊人殺蘇秦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為婚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為齊使於燕燕王問曰齊王奚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遺蘇代百金乃謂燕王不如以國讓子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燕國讓子之子之亦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大重於是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懼恐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齊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伐燕燕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凡此是其事也

**註**云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正義曰此蓋論語季氏孔

子之言也言王者功成制禮治定作樂立司馬之官掌九伐之法諸侯不得制禮作樂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是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註**燕人畔不肯歸齊齊王

聞孟子與沈同言為未勸王今竟不能有燕故慙之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

**惡是何言也**

**註**陳賈齊大夫也問王曰自視何如周

公仁智乎欲為王解孟子意故曰王無患焉王歎曰

是何言言周公何可及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

**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



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

賈欲以此說孟子也。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

問之也。曰：古聖人也。

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

曰然。

孟子曰：如是也。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

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

謬誤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孟子以為周公雖知管叔不賢亦必不知其將畔。周

公惟管叔弟也。故愛之。管叔念周公兄也。故望之。親

親之恩也。周公之此過謬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過

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

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

徒順之。又從為之辭。

君子也。周公雖有此過。乃誅三監。作大誥。明敕庶國。

是周公改之也。今之所謂君子。非真君子也。順過飾

非就為之辭。孟子言此以譏賈不能匡君而欲以辭

解之。

燕人畔。至又從為之辭。正義曰：此章言聖人親親不文其過。小人順非以諂其上者也。燕



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者言燕人皆離畔不肯歸  
 齊王齊王聞孟子與沈同言未嘗勸王伐燕今果不  
 能得燕乃曰我甚慙恥而見於孟子陳賈曰王無患  
 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者陳賈齊國之大夫  
 也言於齊王以為無用憂患慙於孟子也且王自以  
 為與周公孰仁且智者齊王乃歎曰此是何言也周  
 王曰惡是何言也者齊王乃歎曰此是何言也周公  
 大聖人安可得而不及之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  
 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  
 智周公未之盡也而况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者言  
 陳賈謂周公使管叔為三監於殷管叔乃背畔於殷  
 周公知管叔有背畔之心而復使為監是周公不仁  
 也周公不知管叔將有背畔之心而使之為監是周  
 公之不智也仁與智而周公大聖人也尚末之能盡  
 而况於齊王乎賈今請以此見孟子為王解之見孟  
 子問曰周公何人也賈遂見孟子果以此說問於孟  
 子以為周公是何等人也曰古之大聖人也孟子答  
 之以為周公是古之大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

以殷畔也有諸賈又問孟子以謂周公使管叔為監  
 於殷管叔以殷而背畔之有之否乎曰然孟子答之  
 以是有之也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賈又問之  
 以謂周公知管叔將欲背畔故使之為監與曰不知  
 也孟子答之以為周公不知管叔將背畔然則聖人  
 且有過與賈又問之如是則周公為古之大聖人尚  
 宜乎孟子以為周公雖知管叔不賢亦不能知其將  
 有畔之心周公惟管叔弟也故愛之而使為監管叔  
 念是周公兄也故亦望之是則周公有是之過謬不  
 亦宜之也以親親之故不得不然耳且古之君子過  
 則改之至今之君子又從為之辭者孟子又言古之  
 君子如周公雖有此過然而乃能誅三監作大誥以  
 明敕庶國則周公故能改之也今之君子非真君子  
 有過則順而不改古之君子其有過也如日月之蝕  
 焉民皆得而知而見之及其更也民皆得而仰望之今  
 之君子豈徒順其過而不改又且從其有過復作言  
 辭以文飾其過耳孟子所以言此者以其欲譏陳賈



不能往正齊王之過又從為此周公管叔之辭順其  
 王之過而文之也燕人畔王聞孟子與沈同言正義曰此蓋前段案史記世家言之詳矣誅三監作  
 大誥明救庶國正義曰案尚書大誥篇云武王崩三  
 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孔安國云  
 三監管蔡商是也言作大誥以誥天下又案史記云  
 周公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  
 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收殷餘民

孟子致為臣而歸辭齊卿而歸其室也王就見孟子

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謂未來仕齊也遙聞孟子

之賢而不能得見之得侍同朝甚喜來就為卿君

臣同朝得相見故喜之也今又棄寡人而歸今致

為臣棄寡人而歸也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不

知可以續今日之後遂使寡人得相見否乎對曰不

敢請耳固所願也孟子對王言不敢自請耳固心

之所願也孟子意欲使王繼今當自來謀也他日王

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

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時子齊

臣也王欲於國中而為孟子築室使教養一國君臣

之子弟與之萬鍾之祿中國者使學者遠近均也矜

敬也式法也欲使諸大夫國人皆敬法其道盍何不

也謂時子何不為我言之於孟子知肯就之否時子



因陳子而以告孟子。[註]陳子孟子弟子陳臻也。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子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註]孟子曰：如是。夫時子安能知其不可乎？時子以我為欲富，故以祿誘我。我往者，饗十萬鍾之祿，以大道不行，故去耳。今更當受萬鍾，是為欲富乎？距時子之言，所以有是云也。季孫曰：異哉！子叔疑。[註]二子，孟子弟子也。季孫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異哉！弟子之所聞也。子叔心疑惑之，亦以為可就之矣。使

已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註]孟子解二子之異意，疑心曰：齊王使我為政，不用則亦自止矣。今又欲以其子弟故，使我為卿，而與我萬鍾之祿，人亦誰不欲富貴乎？是猶獨於富貴之中，有此私登龍斷之類也。我則恥之。古之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註]古者市置有司，但治其爭訟，不



征稅也。賤丈夫，貪人可賤者也。入市則求龍斷而登之。龍斷，謂堞斷而高者也。左右占視，望見市中有利，罔羅而取之，人皆賤其貪者也。故就征取其利，後世緣此遂征商人。孟子言：我苟貪萬鍾，不恥屈道，亦與此賤丈夫何異也。古者謂周公以前，周禮有關市之征也。曰：孟子致為臣而歸，自此賤丈夫始矣。正義曰：此章言君子正身行道，道之不行，命也不為利回也。孟子致為臣而歸，是孟子辭齊卿而歸處於室也。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至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是齊王見孟子辭齊卿而歸於室，乃就孟子之室而見。孟子曰：前日未仕齊時，聞孟子之賢，願見之而不能得，見後得侍於我而為之，卿遂得同朝相見，故甚喜之。今乃又棄去寡人而歸處

於室，我不知可以繼今日之後而使寡人得相見否，故以此問孟子。孟子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孟子意欲使王繼今日之後當自來就見，故云不請見。固我心之所願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至盍為我言之。時子齊王之臣也，言自見孟子已往，他日齊王又謂其臣時子曰：我今欲以中國授孟子，為築其室，教養一國之子弟，故賜予以萬鍾之祿，使其諸大夫與一國之人皆有所敬法。時子何不為我以此言說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陳臻也，是孟子弟子也。時子於是因陳臻而以齊王之言使陳臻告於孟子也。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至是為欲富乎？是陳子乃以時子所告齊王之言而告於孟子。孟子乃答之曰：然，如是也。夫時子又安知其有不可也。如使我欲富其祿，我以辭去十萬之祿而受其萬，是以為我欲其富乎？云乎者，是不為欲富也。孟子欲以此言距時子也。季孫曰：異哉！子叔疑。季孫子叔二子，皆孟子弟子也。季孫知孟子意不欲遂時子之言，而心尚欲孟子就之，故但言異哉。弟子之所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為王留行者  
聞也子叔疑之亦以為可就使已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至有私龍斷焉者孟子又言齊王使已為政之道既以不得用則我亦以辭之而止於其室矣又欲以弟子之教而使我為卿以與我萬鍾之祿人亦誰不欲其富貴乎然以此者是亦猶獨於富貴之中私登龍斷之類也以其恥之所以言然古之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至此賤丈夫始矣者孟子又言古之所以為市也以其有無相貿易耳有司者但治其爭訟而不征稅也有賤丈夫則必求丘龍堞斷之高者而登之以左右占望見市中有利罔羅而取之人皆以為賤丈夫焉故後世亦從而征取其市中之稅以其所以征商之稅於後世者亦自此賤丈夫登龍斷而罔市利為之始矣故曰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周禮有司關司市是有司者也云古者謂周公以前周禮有關司市之征正義曰此蓋前篇說之詳矣此不復說

也孟子去齊欲歸鄒至晝地而宿也齊人之知孟子者追送見之欲為王留孟子行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客危坐而言留孟子之言也孟子不應答因隱倚其几而臥也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齊敬宿素也弟子素持敬心來言夫子慢我不受我言言而遂起退欲去請絕也曰坐我明語子孟子止客曰且坐我明告語子魯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往者魯



繆公尊禮子息子息以道不行則欲去繆公常使賢人往留之說以方且聽子為政然則子息復留泄柳申詳亦賢者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息二子常有賢者在繆公之側勸以復之其身乃安矣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息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

**國**

長者老者也

**國** 孟子去齊

孟子年老故自稱長者言子為我慮不如子息時賢人也不勸王使我得行道而但勸我留留者何為哉此為子絕我乎又我絕子乎何為而慍恨也

至絕子乎正義曰此章言惟賢能安賢智能知微以愚偷知道之所以乖也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為王留行者晝齊之近邑也言孟子去齊欲歸鄒至晝而宿齊人見之有欲為王留行者也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言為王留行者危坐而說留孟子之行言孟子乃隱倚其几但臥而不聽答也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客為王留行者也齊敬也宿素也言客見孟子不應答其言但隱几而臥焉遂欲退乃曰弟子素齊敬其心而後方敢言留夫子之行夫子今乃臥而不聽其言自今請絕於此後勿復更敢見夫子矣曰坐我明語子孟子遂止客且坐言我分明言告於子云自魯國繆公至長者絕子乎是皆明告之言也言往日魯國繆公無人於子息之側以導達其意則不能安子息泄柳申詳無人於魯繆公之側以稱譽其賢則泄柳申詳不能安其身以其子息之於繆公師道也非求容者也故繆公無人於子息之側則不能安子息泄柳申詳之於繆公臣道也則求容者也故無人於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今孟子所以言此者是謂齊之士不能為王謀安於孟子未去之前逮至出晝然後方為留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  
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  
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

行此所以隱几臥而不答也齊之留行之士不知以此但以為孟子不應遂不悅而請勿復見如此是留行之士不以安子息而謀安孟子但請勿復見為言以其自絕於孟子矣故孟子所以言子為長者慮而不及於子息是子絕其長者乎是長者絕子矣以其不以安子息而謀安孟子於未去之前是為孟子慮者不及子息特欲為泄柳申詳之所為耳故孟子所以有是言之以曉其所以隱几而臥不應之意也長者孟子以年已之老自稱為長者也晝齊西南近邑正義曰蓋以鄒在魯而魯又在齊之西南上孟子去齊歸鄒至晝而宿是知晝之地為齊之西南近邑者也故云近邑

予

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祿也尹士與論者言之云  
孟子不知則為求祿濡滯淹久也既去近留於晝三日怪其淹久故云士於此事則不悅也高子以告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以尹士之言告孟子也曰夫尹士惡知子哉千里而見王是子所欲也不遇故去豈子所欲哉子不得已也  
孟子曰夫尹士安能知我哉我不得已而去耳何汲汲而驅馳乎予三宿而出晝於子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  
我自記行速疾矣冀王庶幾能反覆招還我

孟子卷之四 及古開



矣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浩然心浩浩有遠志也。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國孟子以齊大國，知其可以行善政，故戀戀望王之改而反之，是以安行也。豈徒齊民安，言君子達則兼善天下也。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國我豈若狷狷急小丈夫，恚怒其君而去，極日力而宿，懼其不遠者哉。論曰：悻悻然小人哉。

言已志大在於濟一世之民，不為小節也。尹士聞之

曰：士誠小人也。

國

尹士聞義則服，故曰士誠小人也。

國孟子去齊，至士誠小人也。正義曰：此章言大德洋洋，介士察察，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也。孟子去齊者，言孟子去齊而歸鄒也。尹士語人曰：至士則茲不悅。尹士齊人也。尹士見孟子去齊而宿於晝，乃語人曰：不知齊王不可以為湯武之王，則是孟子蒙昧而不明鑒也。知齊王不可為湯武之王，然且自鄒至齊而為仕，則是孟子于求其祿也。今自千里之遠而見齊王，不遇不行其道，故復去而歸。然而三宿而後方出晝而行，是何其濡滯淹久也。我則以此不悅之也。高子以告高子，亦齊人為孟子弟子也。高子以此尹士語人之言而告於孟子曰：夫尹士惡知予哉？至而後宿哉？孟子答高子以謂夫尹士者，安知我之志哉？我千里而見王，是我欲行道也。不遇於齊，王不得行其道，故去。豈我心之所欲哉？我不得已而



去之矣。我三宿而後出畫邑而行，於我心尚以為急。速也。齊王如能改之，使我得行其道，則必反留我。耳。夫出畫邑至三宿而齊不我追，而還齊國，我然後浩浩然有歸志也。我雖然有浩然歸之志，然而豈肯舍去王哉？王猶可用為之善政，王如用我，則豈徒使齊國之民安泰，天下之民亦皆安泰矣。王庶幾能改而反我，我日常望之於王矣。我豈若猶猶急急小丈夫，恚怒其君而去，為其諫於君而不受，則悻悻然心有所怒而見於面容，去則極日力而後方止宿哉？孟子如此，所以云然也。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尹士聞孟子言之，以此故服其義而言於孟子曰：士實小人也。以其不能知孟子之志有如此矣。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路道也，於路中間也。克虞謂：孟子去齊，有恨心，顏色故不悅也。曰：彼一

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彼時前聖賢之出，是其時也。今此時亦是一時也。五百年王者興，有興王道者也。名世，次聖之才，物來能名，正於一世者，生於聖人之間也。七百有餘歲，謂周家王迹始興，大王文王以來，考驗其時，則可有也。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孟子自謂能當名世之士，時又值之，而不得施，此乃天自未欲



平治天下耳。非我之愆。我固不怨天。何為不悅豫乎？是故知命者不憂不懼，與天消息而已矣。

**疏** 孟子去齊充虞

路問曰：至吾何為不豫哉？正義曰：此章言聖賢興作與天消息，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也。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至不尤人，言孟子歸鄒弟子充虞於路中，問孟子曰：夫子若有不悅豫之顏色，然前日虞聞夫子有言，君子之人，凡於事不怨恨於天，不見過於人也。曰：彼一時此一時也。至吾何為不豫哉？孟子答充虞，以謂彼時聖賢之所出，是其時也。此時今時亦是其一時也。五百年之後，必有王者興，為於其間，亦必有名世大賢者，今自周興，太王、文王以來，已有七百有餘歲矣。以其天數推之，則過於五百年矣。以其時考之，而其時亦可有也。今天自未欲平治天下也，如天欲使平治天下，則當今之世，捨我其誰哉？此孟子所以歸於天命，道行與不行皆未嘗有不悅之色也。故曰：吾何為不豫哉？蓋孟子所以言此者，以其自謂

能當名世之士而時又值不得施爾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休地名，丑問古人之道，仕而不受祿邪？怪孟子於齊

不受其祿也。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

欲變，故不受也。

**注** 崇地名，孟子言不受祿，非古之道

於崇，吾始見齊王，知其不能納善，退出志欲去矣。不

欲即去，若為變詭，見非大甚，故且宿留，心欲去，故不

復受其祿也。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

也。

**注** 言我本志欲速去，繼見之後，有師旅之命，不得



請去故使我久而不受祿耳久非我本志也

**孟子** 去齊

至非我志也正義曰此章言祿以食功志以率事無其事而食其祿君子不由也孟子去齊居休休乃地名也言孟子去齊乃居於休之地蓋齊邑下之地也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公孫丑問孟子曰夫為仕而不受爵祿古之道誠然乎丑以其怪孟子於齊不受祿故以此問之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至非我志也者孟子答之曰我非不受祿也亦非古之道如此也然我於崇之地我得始見於齊王知王不能納善故退而有去之心又其不欲遽變為苟去故於祿有所不受也無他以其道不行不敢無功而受祿也已既去而齊王續以賓師之命而禮貌之故由足為善遂不敢請去是以久留於齊非我之志也但不得已而已矣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四下終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五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滕文公章句上凡五章 **國** 滕文公者滕國名文諡也

公者國人尊君之稱也文公於當時尊敬孟子問以

古道猶衛靈公問陳於孔子論語因以題篇 **國** 正義曰前

篇章首論公孫丑有政事之才問管晏之功故曰公孫丑為篇題蓋謂行政莫大乎反古之道是以此篇滕文公尊敬孟子問以古道如論語衛靈公問陳於孔子遂以目為篇題不亦宜乎故次公孫丑之篇所以揭滕文公為此篇之題也此篇凡十五章趙注分之遂成上下卷據此上卷凡五章而已一章言人當



上則聖人秉仁行義二章言事莫當於奉禮孝莫大於哀慟三章言尊賢師智采人之善修學校勸禮義救民事正經界均井田賦什一四章言神農務本教於世民許行蔽道君臣同耕陳相背師降于幽谷孟子博陳堯舜上下之敘以正之五章言聖人緣情制禮以直正枉其餘十章趙註分爲下卷各有敘焉滕文公至題篇正義曰案春秋魯隱公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爭長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乃長滕侯隱公七年杜預註云滕國在沛國公丘縣東南是滕文公之國卽滕侯之後也論法曰慈惠愛民曰文忠信接禮曰文論語第十五篇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俎豆之事則常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遂以爲之篇題故也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文公爲世子使於楚而過宋孟子時在

宋與相見也滕侯周文王之後也古紀世本錄諸侯之世滕國有考公麋與文公之父定公相直其子元公弘與文公相直似後世避諱改考公爲定公以元公行文德故謂之文公也孟子與世子言人生皆有善性但當克而用之耳又言堯舜之治天下不失仁養之道故勉世子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從楚還復詣孟子欲重受法則也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世子疑吾言有不盡乎天下之道一而已矣惟有行善耳復何疑邪成覿謂齊景公曰彼



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

成覲勇果者也。與

景公言曰：尊貴者與我同丈夫，我亦能為之。我何為

畏之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

言欲有為，當若顏淵庶幾成覲不畏，乃能有所成

耳。又以是勉世子也。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

欺我哉。公明儀，賢者也。師文王，信周公，言其知所

法則也。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

滕雖小，其境界長短相補，可得夫五十里。子男之

國也，尚可以行善者也。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書**逸篇也。瞑眩，藥攻人疾，先使瞑眩，憤亂乃得瘳。愈喻行仁當精熟德惠乃洽也。

此章言人主當則聖人，秉仁行義者也。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者，世子諸侯適子之稱也。言滕文公為世子之時，往楚國而在宋國，過見孟子。孟子乃與世子文公道其人性皆有善，但當行之而已。凡有言則必以堯舜為言，蓋堯舜古之受禪之帝，其治國所行之事皆為後世所法，故言必堯舜之事。言於世子文公，以其欲勉世子文公也。文公者，後諡世子為文公也。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者，是世子文公自宋而見孟子之後，往至楚國，又自楚國反歸，復見孟子於宋國也。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者，孟子見世子復見再有所問，乃曰：世子是疑我言有不盡，故復見乎？言道之在天下一而已，惟當善行焉，何必復疑而再欲問邪？成覲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



彼哉者孟子又引往日成觀嘗謂齊景公曰彼之尊  
 貴者即丈夫也我亦丈夫也言即一耳我何為畏之  
 哉是言我能為之亦如彼之尊貴矣又何畏顏淵有  
 曰舜何人也我何人也亦言其一人即一耳但有能為  
 之者亦若此舜矣故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亦有為者  
 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者孟  
 子又以公明儀有曰文王者我師法者也周公豈欺  
 誣我哉言周公我亦信而師法之耳今滕絕長補短  
 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者孟子謂世子言今之  
 滕國之地絕長補短其廣大亦將有五十里也尚可  
 以為行善之國也五十里者子男之國也故曰猶可  
 以為善國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不瘳者此蓋今之  
 尚書說命之篇文也孟子引書云若藥之攻人人服  
 之不以瞑眩憤亂則其疾以不愈也所以引此者蓋  
 孟子恐云今滕國絕長補短將有五十里猶可為善  
 國有致世子之所嫌乃引此而諭之抑亦所謂良藥  
 苦口忠言逆耳之意而解世子又有以勸勉焉文  
 公為世子至勉世子也正義曰此蓋古紀世本之文

也云滕有考公麋與文公之父定公相直其子元公  
 洪與文公相直後世因避諱之故更考公為定公元  
 公為文公以其能安民大慮故以定為諡以其能慈  
 惠愛民故以文為諡魯有文公定公之號周有文王  
 定王之名其諡雖與滕君同然稱其實蓋不無異焉  
 凡稱公者蓋古者天子有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  
 其餘大國稱侯伯小國稱子男之君亦得稱公者非  
 僭之也以其國人尊之故稱公而已云成觀勇果  
 者也公明儀賢者也正義曰以意推之則成觀之勇  
 果公明儀之賢者可知矣人亦未詳禮於檀弓有公  
 明儀而註亦無所說亦以孟子之時事罕有所載學  
 者亦不必規規務求極焉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正義曰商書說命篇孔氏傳云開汝心沃我心如  
 服藥必瞑眩極其病乃除欲其出切言以自警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咎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  
 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



然後行事。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謂大喪也。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歸在鄒也。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不亦者亦也。問此亦其善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曾子傳孔子之言，孟子欲令世子如曾子之從禮也。時諸侯皆不行禮，故使獨行之也。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孟子言：我雖不學諸侯之禮，嘗聞師言，三代以前君

臣皆行三年之喪，齊疏，齊衰也。飭，糜粥也。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父兄百官，滕文同姓異姓諸臣也，皆不欲使世子行三年，滕魯同姓，俱出文王魯周公之後。滕叔繡之後，敬聖人，故宗魯者也。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父兄百官且復言也。志記也。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曰：喪祭之事，各從其先祖之法。言我轉有所受之，不可於己身獨改更也。一說：吾有所受



之世子言我受之於孟子也故曰吾有所受也謂然  
 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  
 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  
 父兄百官見我他日所行謂我志行不足似恐我不能  
 盡大事之禮故止我也為我問孟子當何以服其心  
 使其信我也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  
 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墨即位  
 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  
 孟子言如是不  
 可用他事求也喪尚哀惟當以哀戚感之耳國君薨

委政冢宰大臣嗣君但盡哀情歆粥不食顏色深墨  
 深甚也墨黑也即喪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者  
 以君先哀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  
 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是在世子  
 上之所欲下以為俗尚加也偃伏也以風加草莫不  
 偃伏也是在世子以身帥之也然友反命世子曰然  
 是誠在我  
 世子聞之知其在身欲行之也五月居  
 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  
 諸侯五月而葬  
 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內也未有命戒居喪不言也



異姓同姓之臣可謂曰知世子之能行禮也及至葬

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諸侯之賓來弔會者見世子之憔悴哀戚大悅其孝

行之高美也巳

滕定公薨至弔者大悅正義曰此

勸從善如流文公之謂也滕定公薨者滕文公之父

死也世子謂然友曰管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

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

後行事者然友世子之傳也世子謂然友言往日孟

子曾與我言於宋國之事於我心至今常存終為不

忘之也今也不幸至於父母之大故我欲使子問於

孟子然後行其父喪之事然友之鄉問於孟子者孟

子將以自宋歸鄒也然友乃往鄒國問孟子以世子

所問之事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者孟

子答然友謂不亦善然友以世子所問也曾子曰生

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至三代

共之者孟子以此答然友之問言曾子謂父母在生

之時當以禮奉事之如冬溫夏清昏定晨省是其禮

也父母死之時當以禮安葬之如辟踊哭泣哀以送

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是其禮也及祭之禮如春秋

祭祀以時思之陳其簠簋而哀戚之是也如此則

可謂之能孝者矣如問其諸侯所行之禮則我未之

學也雖然為未嘗學諸侯之禮我其聞知之矣言嘗

聞三年父母之喪以齊疏齊衰之服以麤粥之食凡

此三年之喪自上至於天子下而達於庶人三代夏

商周共行之矣然友反命者然友自鄒得孟子之言

乃反歸命告於滕公也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

不欲也故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



三年喪之禮也。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父兄百官言之後，復引記有曰：喪祭之事，各從其先祖之法。我但有所承受之也。不可於已身獨改。更為三年喪耳。滕與魯同姓，俱出魯周公之後。故云：吾宗國魯先君志記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者，滕文公既定為三年之喪，禮而父兄百官見之，皆不欲為，乃復謂然友曰：我所謂禮，他日未嘗學問，禮但好驅馳走馬，試劍事，今也定為三年之喪，恐其不能盡於大事之禮，子復為我之鄉問孟子，以為如何。當使父兄百官服其心而信我也。然友復之鄉問孟子者，是然友自文公所乃因其命，復往鄉國見孟子而問焉。孟子曰：不可以他求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而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至是在世子者，孟子答然友為世子之問言如此，則不可更以他事求也。惟當以哀戚感之耳。故引孔子曰：國君之薨，其政事皆委冢宰大

臣聽行之。嗣君者，但歆糜粥而不食，面之顏色亦變為甚黑之色。即喪位而哀哭之，故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是所謂上有所好者，下必有甚焉者耳。且君子之德，如風也。小人之德，如草也。草加之以風，必偃伏而從風所趨耳。是在世子，但以身率之爾。凡此皆孟子答然友為世子之問，而以此復教之矣。然友反命，世子曰：是誠在我者。然友自問孟子之後，乃以孟子之言反歸告於世子。世子於是五月居於喪廬，不敢入處，故未有命以令人。未有戒以號人，以其在外思之而不言也。百官族人皆以為知禮，能行三年之喪。乃曰：可謂曰：知其百官族人指文公而言也。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者言及至葬，曰：四方諸侯來弔，慰而觀之，顏色之戚，而形於容，哭泣之哀，而形於聲，於是弔之者皆大悅。以喜其有孝行也。定公文公父也。正義曰：案論語孟孫段已詳矣。曾子傳孔子之言，正義曰：案論語孟孫問孝於孔子，孔子對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是曾子傳孔子之言，而云：孟子所以引為曾



子言矣。滕魯國同姓俱出魯周公之後正義曰案魯隱公十一年滕侯與薛侯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侯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貶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杜預云薛任姓以此推之則知滕為魯之後與魯同姓也。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至孟子也正義曰鄭司農云志謂記也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志之屬也兩說者其意皆行謂之父兄百官言亦行謂之世子亦行但不逆意則可矣。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內也正義曰案左傳隱公元年云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又大喪。記云父母之喪居倚廬是也。

滕文公問為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問治國之道。

也。民事不可緩之使怠惰當以政督趣教以生產之

務也。詩曰：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

穀。詩：邠風七月之篇言教民晝取茅草夜索以為

綯。綯，絞也。及爾閒暇，亟而乘。蓋爾野外之屋春事起

爾將始播百穀矣。言農民之事無休已。民之為道也

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僻

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

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義與上篇同。孟子

既為齊宣王言之，滕文公問復為究陳其義，故各自



載之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古之  
 賢君身行恭儉禮下大臣賦取於民不過十一之制  
 也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陽虎魯季氏  
 家臣也富者好聚仁者好施施不得聚道相反也陽  
 虎非賢者也言有可采不以人廢言也夏后氏五十  
 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  
 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夏禹之世號夏后氏后君也  
 禹受禪於君故夏稱后殷周順人心而征伐故言人  
 也民耕五十畝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

一作借養不可從

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為賦雖異名而多少同故  
 曰皆什一也徹猶取人徹取物也藉者借也猶人相  
 借力助之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  
 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龍子古賢人也言治土地  
 之賦無善於助者也貢者校數歲以為常類而上之  
 民供奉之有易有不易故謂之莫不善於貢也樂歲  
 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  
 而不足則必取盈焉樂歲豐年狼戾猶狼藉也粒  
 米粟米之粒也饒多狼藉棄捐於地是時多取於民



不為暴虐也。而反以常數少取之。至於凶年饑歲。民人糞其田。尚無所得。不足以食。而公家取其稅。必滿其常數焉。不若從歲饑穰。以為多少。與民同之也。為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國**盼盼。勤苦不休息之貌。動作稱舉也。言民勤身動作。終歲不得以養食其父母。公賦當畢。有不足者。又當舉貸于倍。而益滿之。至使老少轉尸溝壑。安可以為民之父母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國**古者諸侯

卿大夫士有功德。則世祿賜族者也。官有世功也。其子雖未任居官。得世食其父祿。賢者子孫必有土之義也。滕固知行是矣。言亦當恤民之子弟。閱其勤勞者也。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國**詩小雅大田之篇。言太平時民悅其上。願欲天之先雨公田。遂以次及我私田也。惟殷人助者。為有公田耳。此周詩也。而云雨公田。知雖周家之時。亦有助之之制也。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國**以學習禮教化於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



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國養者，養者老，教者教，以禮義射者，三耦四矢，以達物導氣也。學則三代同名，皆謂之學。學乎人，倫人倫者，人事也。猶洪範曰：彝倫攸序，謂其常事有序者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國有行三王之道而興起者，當取法於有道之國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國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為諸侯，其受王命，惟文王新復。

修治禮義，以致之耳。以是勸勉。文公欲使庶幾，新其國也。使畢戰問井地。國畢戰，滕臣也。問古井田之法。時諸侯各去典籍，人自為政，故井田之道不明也。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國子畢戰也。經亦界也。必先正其經界，勿慢鄰國，乃可均井田。平穀祿，穀所以為祿也。周禮小司徒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言正其土地之界，乃定受其井牧之處也。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



孟子疏  
卷之五  
制祿可坐而定也

國

暴君殘虐之君，汙吏貪吏也。慢

經界不正也，必相侵陵，長爭訟也。分田賦廬井也。制祿以庶人在官者比上農夫，轉以為差，故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國褊小，謂五十里也。為有也。雖小國亦有君子，亦有野人，言足以為善政也。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國九一者，井田以九頃為數而供什一，郊野之賦也。助者，殷家稅名也。周亦用之。龍子所謂莫善於助也。時諸侯不行助法。

國中什一者，周禮園廩二十而稅一，時行重法賦責之什一也。而如也，自從也。孟子欲請使野人如助法，什一而稅之，國中從其本賦二十而稅一，以寬之也。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古者卿以下至於士，皆受圭田五十畝，所以饌祭祀也。圭，潔也。士田，故謂之圭田。所謂惟士無田，則亦不祭。言紳士無潔田也。井田之民，養公田者受百畝，圭田半之，故五十畝。餘夫者，一家一人受田，其餘老少尚有餘力者，受二十五畝。半於圭田，謂之餘夫也。受田



女好一作好、好元奸之福刻可知

道一作言  
居也一作居于

者田萊多少有上中下周禮曰餘夫亦如之亦如上  
中下之等也王制曰夫圭田無征謂餘夫圭田皆不  
當征賦也時無圭田餘夫孟子欲令復古所以重祭  
祀利民之道也死徙無出鄉註死謂葬死也徙謂受  
土易居也肥磽也不出其鄉易為功也鄉田同井出  
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註同鄉  
之田共井之家各相營勞也出入相友相友耦也周  
禮大宰曰八曰友以任得民守望相助助察姦惡也  
疾病相扶持扶持其羸弱救其困急皆所以教民相

親睦之道和睦也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  
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  
以別野人也註方一里者九百畝之地也地為一井  
八家各私得百畝同共養其公田之苗稼公田八十  
畝其餘二十畝以為廬井宅園圃家一畝半也先公  
後私遂及我私之義也則是野人之事所以別於士  
伍者也此其大畧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註  
略要也其井田之大要如是也而加慈惠潤澤之則  
在滕君與子共戮力撫循之也註滕文公問為國至  
則在君與子矣正



義曰此章言尊賢師知采人之善修學校勸禮義敕  
 民事正經界均井田賦什一則為國之大本也滕文  
 公問為國者滕文公問孟子治國之道也孟子曰民  
 事不可緩也者孟子答文公言治國之道惟民事當  
 急而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  
 其始播百穀者此蓋詩之邠風七月之篇文也言民  
 事於日中則取茅夜中以索綯絢絞索也晝日中也  
 宵夜中也及爾閒暇之時則亟疾乘蓋其野外之屋  
 春事始興以為播百穀為也以其民事當無休已孟  
 子所以引此而教之文公也亦欲文公教民如此者  
 焉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  
 苟無恒心放僻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  
 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者此  
 義同前篇此所以復言之者以其前篇孟子為齊宣  
 陳之也此篇蓋因文公為治國之道故孟子復此為  
 答遂兩載焉此更不說是故賢君制民必恭儉禮下  
 取民有制者言古之賢君必身行恭儉恭則不侮人  
 儉則不奪人非特不侮人不奪人且又禮下接於賢

人其取民之賦又有什一之制什一蓋十分則取一  
 而已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者陽虎魯季  
 氏之家臣也孟子言陽虎有云凡為富者則常聚民  
 之財賄為已所有故不仁凡為仁者以其常務博施  
 濟眾故不能富矣孟子今引之而教文公者蓋欲使  
 得其中矣夏后氏五十畝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  
 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者言夏  
 后氏之時民耕五十畝田其於貢上之賦但五畝而  
 已夏后氏五十畝而貢也殷人之時民耕七十畝而  
 其助公家則七畝而已是殷人七十而助也周人之  
 時民耕百畝其徹取之賦則十而已是周人百畝而  
 徹也總而論之其實皆什一之賦也徹者徹也助者  
 藉也此孟子自解之義也徹猶徹取助但借民力而  
 耕之矣故藉借也夏后氏與殷人周人之稱不同者  
 蓋禹之受禪以繼舜有天下故夏稱后后君也殷周  
 以征伐順人心而有天下故云人也龍子曰治地莫  
 善於助莫不善于貢貢者按數歲之中以為常者龍  
 子蓋古之賢人也孟子言龍子有云治土地之賦莫



善於助者也莫不善於貢也以其助則借民力而耕  
 之中以爲有常之例也其歲之所熟則貢之數亦然  
 歲之荒則貢之數亦然蓋以歲荒則有損於民也故  
 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  
 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  
 者此亦孟子自解其上文之言也言豐樂之歲其粒  
 米狼籍饒多雖多取之而不爲暴虐則以寡取之凶  
 荒之年糞其田尚不足則以取滿其常數焉是則校  
 數歲之中以爲常之意也爲民父母使民盼然將  
 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  
 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孟子言人君爲下民  
 之父母使民盼相顧將至終歲勤苦勞動不得以  
 贍養其父母人君在上又更稱貸而益之以滿其常  
 數之貢致使老少羸弱飢餓而轉尸於溝壑之中如  
 此安更可在上爲下民父母也言其不足以爲民父  
 母矣以其爲民父母當子養其民不當如此故也夫  
 世祿滕固行之矣孟子言今夫滕國於世祿固已知

行之矣但亦當憐憫民之老少與其勤勞者也世祿  
 者以其有功德之臣則世祿之賜其土地也謂其子  
 雖未任居官得食其父之祿亦必有土地祿之也詩  
 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  
 周亦助也者此詩蓋小雅大田之篇文也惟助至助  
 也孟子又自言之因詩而解周之亦助也其詩蓋謂  
 民樂其上願欲天之先雨及公田次及我等私田也  
 孟子緣此而觀之遂知雖周百畝而徹取之賦其亦  
 有助之制焉以其惟行助則爲有公田如貢徹則非  
 有公田矣孟子於此所以復辨其周之亦有助法而  
 取民之賦蓋謂其莫善於助之義也設爲庠序學校  
 以教之者此孟子亦欲文公富而教之之意也言又  
 不特止於制民之賦而已既制其祿又當開設爲之  
 庠序學校以教之矣故曰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  
 射也至是爲王者師也者此孟子欲詳說其庠序學  
 校之意也言庠者所以養耆老於此者也校者所以  
 教禮義於此者也序者所以講射於此而行尊卑揖  
 遜之禮者也夏之時謂之校殷之時謂之序周之時



謂之庠然而為學則三代皆莫之皆所以於此而明  
 人倫之序大倫既備明於上小民既親之於其下如  
 有王者興起而用之必來取法於此是為王者之師  
 也孟子所以區區為滕文公言及此又欲文公由此  
 化民成俗故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  
 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者詩云蓋詩大雅文王  
 之篇文也其時周雖自后稷以來但為之舊邦其受  
 王命復修治而維新之是文王之謂也孟子言文公  
 但能力行如此而修治亦以新子之國矣以其欲以  
 此勉文公使庶幾新其國也使畢戰問井地畢戰滕  
 文公之臣也滕文公自問為國之道孟子告之民事  
 貢賦救禮義之意其後又使其臣畢戰問孟子以井  
 地之制也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  
 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  
 祿不平而以至在君與子矣皆孟子答畢戰問井地  
 之制也孟子言子之君將欲行其仁政選擇而使子  
 來問以井地之制子必當勉力與民同行之耳夫仁  
 政必自經界為始如經界不能正之則井地由此不

均齊井地不均則穀祿亦不平矣穀所以為祿故云  
 穀祿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至定也者孟子言  
 此故暴虐之君汙濫之吏必慢其經界所以告之以  
 此者孟子欲滕君不為暴君畢戰不為汙吏也故如  
 是云然經界既以正則田由此而分平祿由是而得  
 制是其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之也以言其易定也夫  
 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  
 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孟子言今夫滕國土壤之地  
 褊小即止於五十里然將為之君子人焉為之野人  
 焉以其無君子則莫能治其野人無野人則莫能養  
 其君子孟子所以言此者蓋以滕國亦有君子亦有  
 野人足以為善政也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  
 賦至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者此皆孟子欲滕  
 國為善政故以是請教之也今言請於郊野行井田  
 之法使貢自賦之以其十中取一也古者自卿以下  
 皆有其圭田謂之圭田者所以名其潔而供祭祀之  
 田也言自卿以下皆受此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



畝以其一家之人受田其餘老少尚有餘力者亦受此圭田二十五畝而已死徙無出鄉以其死葬易居無出其本鄉耳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壘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以其為同鄉之田其井之家者凡有出入皆相交友為伴所以同其心也相助以守而此不可以威武奪相助以壘而彼不得以投隙來疾病則相扶持其羸弱而救其困急則百姓於是相親和睦矣方里而井以其方一里之地為之井田九百畝於井中抽百畝為公田之苗稼八家皆私百畝以入口之家皆受八百畝以為己之私田苗稼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以其八口之家同其耕以爲之私事所以別野人之事也此所以爲野人之事以別於士伍者也此其大畧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孟子言此則井田之大要如是也若夫加之以慈惠潤澤之則有在於滕君與子矣子者稱畢戰爲子也詩邠風七月之篇至無依已正義曰毛氏云

宵夜也綯絞也乘升也箋云爾汝也汝當晝日往取茅歸夜作絞索以待時用亟急也乘治也十月定星將中急當治野廬之屋其始播百穀謂期來年百穀于公社也此詩蓋陳王業之艱難陽虎魯季氏家臣非賢者也正義曰案論語云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孔傳云陽貨陽虎也季氏之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是則姓陽名虎字貨也孔子不見所以知其非賢故也詩小雅大田之篇至亦助也正義曰此蓋幽王之詩也箋云其民之心先公後私令天注雨於公田因及私田爾言民怙君德蒙其餘惠洪範彝倫攸敘正義曰孔安國云彝倫常道也言常道所以大敘也洪大也範道也此箕子陳之於武王者也詩大雅文王之篇正義曰此詩蓋言文王受命作周箋云大王聿來胥宇而國於周王迹起矣而永有天命至文王而受命言新者美之也周禮小司徒曰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正義曰鄭註云小司徒爲經之立其五溝五塗之界其制似井之字因取名焉鄭司農云井牧者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隰臯者也鄭



玄云隰臯之地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  
 授民田有不易者有一易者有再易者通率二而當  
 一是之謂井牧管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眾一旅  
 一旅之眾而田一成則井牧之法先古然矣九夫為  
 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此制小司徒經之匠  
 人為之溝洫相包乃成耳周禮園廩二十而稅一  
 正義曰鄭司農云園廩亦輕之者廩無穀園少利也  
 周禮曰餘夫亦如之王制曰夫圭田無征正義曰  
 鄭司農云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一戶有數口  
 者餘夫亦受此田也夫圭田無征者鄭氏云夫猶治  
 也征稅也治圭田者不稅所以厚賢也此則周禮之  
 士田以在近郊之地者也周禮大宰曰八曰友以  
 任得民正義曰案大宰之職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  
 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  
 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  
 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數以富  
 得民註云兩猶耦也所以協耦萬民繫聯綴也牧州  
 長也長諸侯也師諸侯師氏有德行教民者也儒諸

侯係氏有六藝以教民者也宗繼別為大宗牧族者  
 也鄭司農云主謂公卿大夫世世食至不絕者也吏  
 小吏在鄉邑者友謂同井相合耦勸作者數亦有虞  
 掌其政令為之厲禁者使其地之民守其財物者此  
 大宰之職有  
 是以掌之也







公與之居處舍之宅也。其徒學其業者也。衣褐貧也。捆猶叩搥也。織屨欲使堅故叩之也。賣屨席以供飲食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陳良需者也。陳相良之門徒也。辛相弟聖人之政謂仁政也。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棄陳良之儒道更學許行神農之道也。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陳相言許行以為滕君未達至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

饗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相言許子以為古賢君當與民並耕而各自食其力。饗飧熟食也。朝曰饗夕曰飧當身自具其食兼治民事耳。今滕賦稅有倉廩府庫之富是為厲病其民以自奉養安得為賢君乎。三皇之時質樸無事故道若此者也。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

問許子必自身種粟乃食之邪。曰然。相曰然許子自種之。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孟子曰許子自織布然後衣之乎。曰否。許子衣褐。相曰不自織布

孟子曰許子自織布然後衣之乎。曰否。許子衣褐。相曰不自織布



自上疑脫不注

許子衣褐以毳織之若今馬衣也或曰褐臬衣也一  
 曰粗布衣也許子冠乎註孟子問相冠乎曰冠註相  
 曰冠也曰奚冠註孟子問許子何冠也曰冠素註相  
 曰許子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註相言許  
 子以粟易素曰許子奚為不自織註孟子曰許子自  
 織素乎曰害於耕註相曰織紉害於耕故不自織也  
 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註爨炊也孟子曰許子  
 寧以釜甑炊食以鐵為犁用之耕否邪曰然註相曰  
 用之自為之與註孟子曰許子自治鐵陶瓦器邪曰

否以粟易之註相曰不自作鐵瓦以粟易之也以粟  
 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械器易粟者豈為  
 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  
 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註  
 械器之總名也厲病也以粟易器不病陶冶陶冶亦  
 何以為病農夫乎且許子何為不自陶冶舍者止也  
 止不肯皆自取之其宮宅中而用之何為反與百工  
 交易紛紛而為之煩也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  
 也註相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故交易也然則



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

**註**

孟子言百工各為其事尚

不可得耕且兼之人君自天子以下當治天下政事

此反可耕且為邪欲以窮許行之非滕君不親耕也

孟子謂五帝以來有禮義上下之事不可復若三皇

之道也言許子不知禮者也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

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

之是率天下而路也

**註**

孟子言人道自有大人之事

謂人君行教化也小人之事謂農工商也一人而備

百工之所作作之乃得用之者是率導天下人以羸

困之路也故曰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

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

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註**

勞心君也勞力民也君

施教以治理之民竭力治公田以奉養其上天下通

義所常行者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汎

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偏人

獸蹄鳥迹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

**註**

遭洪水故天下未平水盛故草木暢茂草木盛故

禽獸繁息衆多也登升也五穀不足升用也猛獸之



迹當在山林而反交於中國懼害人故堯獨憂念之  
 敷治也書曰禹敷土是言治其土也舜使益掌火益  
 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益掌土也主火之官猶古  
 之火正也烈熾益視山澤草木熾者而焚之故禽獸  
 逃匿而奔走遠竄也禹疏九河濬濟漯而注諸海決  
 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  
 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註  
 疏通也濬治也排壅也於是水害除故中國之地可  
 得耕而食也禹勤事於外八年之中三過其門而不

入書曰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如此寧可得耕也后  
 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註棄為后  
 稷也樹種藝植也五穀謂稻黍稷麥菽也五穀所以  
 養人也故言民人育也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  
 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  
 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  
 有信註司徒主人教以人事父子君君臣臣夫  
 夫婦婦兄兄弟弟朋友貴信是為契之所教也放勳  
 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



振德之

放勳堯號也遭水逆行其小民放僻邪侈

故勞來之匡正直其曲心使自得其本善性然後又

從而振其羸窮德恩惠之德也聖人之憂民如此而

暇耕乎

重喻陳相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

禹臯陶為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者農夫也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

謂之仁

言聖人以不得賢聖之臣為已憂農夫以

百畝不易治為已憂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

人難

為天下求能治天下者難得也故言以天下

傳與人尚為易也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

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

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

不用於耕耳

天道蕩蕩乎大無私生萬物而不知

其所由來堯法天故民無能名堯德者也舜得人君

之道哉德盛而巍巍乎有天下之位雖貴盛不能與

益舜巍巍之德言德之大大於天子位也堯舜蕩蕩

巍巍如此但不用心於躬自耕也吾聞用夏變夷者

未聞變於夷者也

言以諸夏之禮義化變蠻夷之



人耳未聞變化於夷蠻之人同其道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陳良生於楚。北遊中國。學者不能有先之也。所謂豪傑過人之士也。子之兄弟謂陳相陳辛也。數十年師事陳良。良死而倍之。更學於許行。非之也。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任擔也。失聲。悲不能成聲。場。孔

子冢上祭祀壇場也。子貢獨於場左右築室。復三年。慎終追遠也。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有若之貌似孔子。此三子者。思孔子而不可復見。故欲尊有若以作聖人。朝夕奉事之禮。如事孔子。以慰思也。曾子不肯。以為聖人之潔白。如濯之江漢。暴之秋陽。秋陽。周之秋。夏之五六月。盛陽也。皜皜。白甚也。何可尚。而乃欲以有若之質於聖人之坐席乎。尊師道。故不肯也。今也。



南蠻馱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與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于幽谷者。今此許行乃南楚蠻夷其舌之惡如馱鳥耳馱博勞鳥也詩云七月鳴馱應陰而後動者也許子託於太古非先聖王堯舜之道不務仁義而欲使君臣竝耕傷害道德惡如馱舌與曾子之心亦異遠也人當出深谷止喬木今子反下喬木入於幽谷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詩魯頌閟宮之篇也膺

擊也懲艾也周家時擊戎狄之不善者懲止荆舒之人使不敢侵陵也周公常欲擊之言南蠻之人難用而子反悅是人而學其道亦為不善變更矣孟子究陳此者深以責陳相也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履大小同則賈相若。陳相復為孟子言此如使從許子淳樸之道可使市無二價不相偽詐不相欺愚小大長短謂丈尺輕重謂斤兩多寡謂斗



石大小謂尺寸皆言同價故曰市無二價者也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

孟子子曰夫萬物好醜異賈精粗異功其不齊同乃物之情性也蓰五倍也什十倍也至於千萬相倍譬若和氏之璧雖與凡玉之璧尺寸厚薄適等其價豈可同哉子欲以大小相比而同之則使天下有爭亂之道也巨粗屨也小細屨也如使同價而賣之人豈肯作

與

相

其細哉時許子教人偽者耳安能治其國家者也

有為神農之言至惡能治國家正義曰此章言神農務本教以凡民許行蔽道同之君臣陳相倍師降於幽谷不理物情謂之淳樸者有為神農者許行至願受一廛而為氓者神農炎帝氏也許行南蠻之人也姓許名行也自楚蠻之地往滕國至門而言告於文公曰我是遠方楚蠻之人聞滕君行仁政於此我今所以來至心願受一廛居之以為之氓也氓野人之稱已說在公孫丑篇文公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履織席以為食言文公乃與許行之居而處之其許行之徒弟有數十人皆衣短褐叩採織履席以供其飲食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至願為聖人氓陳良儒者也陳良與其弟辛二人皆陳良徒弟也言陳良徒弟陳相與其弟辛背負其耒耜而從宋國往滕國而向滕君曰我聞知君行聖人之政事是為聖人者也今願為聖人之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言陳相至滕乃見許行而大悅樂之遂



盡棄去陳良之儒學而就學於許行之道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為賢君者也雖然未聞至道也古之賢君乃與民同耕而食饗殮而兼治政事朝食曰饗夕曰殮今也滕君乃取財稅而有倉廩府庫之富則是厲病其民以自奉養也安得謂之賢君乎倉廩釋名曰倉藏也藏穀物也廩倉有屋曰廩孟子問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陳相答之以為許行是自種而後食也許子必織布然後衣乎孟子又問許子必自織布然後衣著乎曰否許子衣褐陳相答之許子不自紡織其布為衣以其即著臬布也許子冠乎孟子問許子戴冠乎曰冠陳相答之許子戴冠也曰奚冠孟子又問許子戴何冠曰冠素陳相答之許子冠以素為冠之爾素鳥也曰自織之與孟子又問許子以素為冠其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陳相答之許子不自織為冠以粟更易之而已曰許子奚為不自織孟子又問許子何為而不自織為之也以其自織於耕陳相答之以謂許子不自織為之也以其自織

有妨害於耕也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耨耨以鐵耕乎孟子又問許子寧以釜甑炊食以鐵為耨用之耕否乎曰然陳相答之以為許子用之也自為之與孟子又問許子是自為釜甑炊食鐵耨耕乎曰否以粟易之陳相答以為許子不自為也粟更易之而已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至何許子之不憚煩孟子又復問以許子將粟更易械器者不以厲病於陶冶陶冶亦以器更易之以粟豈為病厲其農夫哉陶冶器之匠也冶鑄金之匠也且許子何不自為之陶冶皆取其官室之中而用之乎何為更紛紛然交易於百工與何許子之不畏其煩故以此欲排之陳相也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之也所以用交易而用之耳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之也所以用交易而用之耳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之與孟子又排之如是則為國君治天下獨可自耕且又為政事以治天下與陳相及此以應答故孟子一向自言而排之乃曰有大人之事大人之事則國君行教化也有小人之事即農工商也且以一人之身而用百工之所作為備

無



具如必皆用自為然後方行用之也此則驅率天下  
 之人以羸困之路也又一說云如此是驅率天下之  
 人如道路之人但泛視而不知上下貴賤耳以其許  
 行陳相皆欲君民並耕不知有上下貴賤相待故以  
 此說據下文意義相通堪以此說為尚所以亡羸困  
 之路者但趙注之說耳詳而推之羸困之路不若此  
 說故曰或勞心或勞力至天下之通義也者此下文  
 者勞其心所以制政教而治天下之人耳勞其力所  
 以見治於上而已見治於上之人者竭力治公田  
 以奉養上之人也治天下之人者以其爵祿皆出民  
 之賦稅故食於人而已言此是天下通義人所常行  
 者也上之人君為言也下之人民為言也以此推之  
 則上下貴賤有所相待耳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至  
 舉舜而敷治焉孟子又言當古之唐堯盛帝之時天  
 下猶尚未平是以其大水橫流逆其勢汎汎濫濁徧  
 於天下草木由是暢茂敷實禽獸又由此而繁息而  
 生殖焉五穀黍稷稻麥菽於是乎不豐登禽獸亦偏害

於人猛獸之迹交馳於中國之道堯帝乃獨自憂懼  
 之以其有傷害於人民故舉用虞舜而廣治之廣治  
 其水土也舜使益掌火至禹疏九河后稷教民稼穡  
 又至使契為司徒止於亦不用於耕耳言舜因堯帝  
 舉用乃使伯益為掌火之官益視山澤草木煩盛乃  
 烈山澤而焚燒之禽獸於是懼而逃匿遠竄而不敢  
 出又使禹疏通九河又淪治濟漯之水而流注歸海  
 又開決汝漢之水而斟壅淮泗二水而同流注歸之  
 江九河在東北案爾雅云九河一曰徒駭二曰太史  
 三曰馬頰四曰覆釜五曰湖蘇六曰簡七曰潔八曰  
 鈎盤九曰鬲津是也江九江也案潯陽地記有云一  
 曰烏江二曰蚌江三曰烏白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箇  
 江六曰提江七曰廩江八曰源江九曰峽江是也然  
 後中國之地人方可耕藝而食也當此之時大禹八  
 年在外治水經三次過其家門而不得入其家雖  
 欲於時耕作之其可得乎又使后稷棄教天下民稼  
 穡種樹藝植五穀五穀既豐熟而天下人民於是得  
 養育其生稼穡者說文云種曰稼斂曰穡也人之於  
 養育其生稼穡者說文云種曰稼斂曰穡也人之於



是有養生之道飽食而煖衣逸樂居處而無以教之  
則近類於禽獸以其不知高下也聖人有憂懼其民  
如此舜又使契爲司徒之官教以人倫使天下之人  
知父子有親親慈孝君臣有尊卑之義夫婦有交別  
長幼有等敎朋友有忠信又言放勳有曰勞之來之  
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民之  
有勤勞於事者有以償其勞故曰勞之因民之來  
正其直爲之正故曰匡之民之或曲其心故以正其  
曲爲之直故曰直之輔之如車輔使民有所安於業  
故曰輔之翼之如羽翼使民有所進於道故曰翼之  
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所以欲使其自得悅  
樂之而已矣民既自得而悅樂之於是又從加之恩  
惠而振德之振德卽恩惠耳言聖人之憂於天下之  
民如此尚何暇以耕爲乎又言堯以不得舜而舉用  
使敷治焉則爲民之憂舜既得堯舉而用之如舜復  
不得臯陶禹爲輔則亦爲已之憂今夫以百畝之難  
耕恐爲已所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

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謂之仁以言其以已之財物  
布與人者是謂忠惠也以已之有善而以教諸人謂  
其心之忠也中心之謂忠爲天下求得其人而治天  
下者是謂其仁者也愛人之謂仁所以爲天下求得  
其人不過愛天下之人故如是也是故以天下與人  
易爲天下得人難孟子言如此故以天下傳與其  
尚以爲易也爲天下得其人而治天下者猶以爲難  
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  
民無得各焉至亦不用於耕耳孟子又引孔子有云  
大哉堯帝之爲君也惟上天之爲大而不可尚惟堯  
帝又能指名上天而行之故蕩蕩然其德之大而民  
無有能指名之者亦若上天之蕩蕩其覆載之德人  
亦不能指名而窮極之故也德於堯如此其大故孔  
子所以曰大哉堯之爲君君哉舜也巍巍乎其功德  
之大如此而天下之事未嘗自與及焉無他以其急  
於得人而輔之耳所以但無爲而享之故不必自與  
及焉然則堯舜帝所以治天下豈爲無所用其心哉  
以其但急用心於得賢亦且不用於躬耕耳孟子所



以言至於此者蓋欲排許子於陳相欲以滕君與民  
 竝耕而食故演之以此也是所以謂之云耳吾聞  
 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至亦為不善變矣者  
 此蓋孟子又欲以此而譏陳相學於許行者也言其  
 聞用中夏之禮義而變化於蠻夷之人未聞以蠻夷  
 之道而變化於中夏也且陳良自楚國而生也悅樂  
 其周公仲尼之大道乃自楚之南而往北求學於中  
 國蓋中國以楚地觀之則中國在北之地故也北方  
 之學者未嘗有人或先之陳良彼陳良所謂豪傑過  
 人之士者也子之兄弟以師事數十年矣至師死而  
 遂背去其所學而學於許行故以此而譏之言往日  
 孔子喪沒至於三年之外其門人有治擔任而將歸  
 室者乃至子貢之所入揖於子貢相嚮面而哭乃至  
 悲不成聲然後歸之室復感發子貢追思孔子又反  
 至築室於孔子冢上之壇獨居又至三年然後方辭  
 冢室而歸處又及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三人以有若  
 之貌狀似孔子聖人三人遂欲以往日所事孔子之  
 禮且夕奉事有子至勉強曾子同以此事之曾子乃

曰不可言江漢以濯之則至清而不可汚秋陽以曝  
 之則至明而不可掩其孔子如此江漢秋陽皜皜然  
 清潔明白不可得而尚耳故不可以有若比之而以  
 事孔子之禮事之也孟子所以言之以此者蓋謂孔  
 子之死至三年之久而門人尚歸與子貢相嚮而哭  
 乃至悲而不成聲又感子貢復築室於冢上而追思  
 之以至子張子游子夏欲慰其心思乃強曾子同以  
 往日事孔子之禮而事之有若曾子尚不忍以有若  
 加於孔子而今子之兄弟但自師死之未久遂便以  
 昔去之而欲以許行為師而就學之何忍之如是邪  
 故以此非之然前又所謂用夏變夷即陳良北學中  
 國以周公仲尼之道為悅是又孟子明言之也豈見  
 如許行陳相兄弟用蠻夷之事而欲變於滕國也今  
 也南蠻馱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  
 至為不善變矣孟子言今也許行乃南蠻馱舌之惡  
 如於鳥者也所行皆非先王之道而子之兄弟皆  
 背去其已之師陳良而以學許行是亦有異於曾子  
 不忍以有若加孔子矣我聞出自幽谷之內而遷登



于高大之木者未聞有下高大之木而遷入于幽谷之內者也又魯頌闕宮之篇有曰戎狄之人不善周公於是懲誠之然則戎狄之人周公方且磨擊之今以南蠻之人反悅其道而以學之亦為不善變更者矣蓋戎狄荆舒皆南蠻之地也然周公一則磨擊之一則但懲誠之是何邪夫以戎狄之地遠荆舒之地近以遠者有所磨擊則近者自然從而治也故戎狄是磨荆舒是懲矣此孟子所以又執此而非之陳相兄弟學于許行為不善更變其師者焉從許子之道則市價相若者此乃陳相之言從許行之道為美之意於孟子也言今從許行之道而行之則市中物價貴賤則一而不一也國中亦無姦偽欺詐雖使五尺之童子往市中亦莫有人或敢欺瞞之也以其布與絹帛長短則同其價例則相若不異麻縷絲絮四者輕重又同而價例亦相若而更無高低五穀斗量多寡亦則同而市無二價也故以此言於孟子曰夫物之不齊物之

情也至惡能治國家此孟子又從而排之也言夫萬物之不齊等是物有貴賤好惡之情也然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其不同之有如此而子今以為上皆同之而無二價是使天下交爭而亂之也大屨與小屨同其價則人必為之小屨而賣之而大屨豈為之哉言凡屨之大小則其他物之貴賤不言而可知矣今從許行之道者是相驅率而作詐偽者也又安能治國家焉此孟子至終而闢之以此也神農三皇之君炎帝神農氏也正義曰案皇甫謐曰易稱包羲氏沒神農氏作是為炎帝班固云教民耕農故號曰神農也葛馬衣至粗布衣也正義曰案說文云編泉鞮也一曰短衣也又曰袍也馬被衣也古火正正義曰案左傳昭公二十九年有五行之官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顓頊氏之子曰犁為祝融是為火正故也書曰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正義曰案孔傳云辛日娶妻至于甲日復往治水啟禹之子禹治水過門不入聞啟泣聲不暇子名之以大治度水土之功故也



**放勳**堯名也正義曰案徐廣云放勳號陶唐也孔安國云堯能放世上世之功化也  
**壇場**正義曰案史記云孔子葬魯城北泗上皇覽曰孔子冢去城一里冢營百畝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甌甕為祠壇方六尺與地平之無祠堂冢營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民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其樹柞粉雜離女貞五味龜檀之樹瑩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  
**魯頌闕宮之篇**正義曰此詩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箋云懲艾也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狄南艾荆與羣舒是其解也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  
夷之治墨家之道者

徐辟孟子弟子也求見孟子欲以辯道也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  
我常願見之今

值我病不能見也病愈將自往見以辭卻之夷子不

來他日又求見孟子  
是日夷子聞孟子病故不來

他日復往求見之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

道不見我且直之  
告徐子曰今我可以見夷之矣

不直言之則儒家聖道不見我且欲直攻之也吾聞

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

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

是以所賤事親也  
我聞夷子為墨道者墨者治喪

貴薄而賤厚夷子欲以此道易天下之化使從已豈



肯以薄為非是而不貴之也。如使夷子葬其父母，厚也是以所賤之道事其親也。如其薄也，下言上世不葬者，又可鄙，足以為戒也。吾欲以此攻之者也。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註之，夷子名也。蓋儒家者曰：古之治，即若愛赤子，此何謂乎？之以為當同其恩愛，無有差次等級親疎也。但施愛之事，先從已親屬始耳。若此何為獨非墨道也。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

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

赤子之罪也。

註

親愛也。夫夷子以為人愛兄子，與愛

鄰人之子等邪？彼取赤子將入井，雖他人子，亦愛救之。故謂之愛同也。但以赤子無知，故救之耳。夷子必以此况之，未盡達人情者也。故曰：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註天生萬物，各由一本而出。今夷子以他人之親與已親等，是為二本。故欲同其愛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註上世未



姑作姑

制禮之時，齎路傍坑，齎也。其父母終，舉而委之，棄於  
齎也。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  
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婦反纁  
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  
有道矣。註嘬，相共食之也。顙，額也。泚，汗出泚泚然也。  
見其親為獸蟲所食，形體毀敗，中心慙，故汗泚泚然  
出於額，非為他人而慙也。自出其心，聖人緣人心而  
制禮也。纁，裡籠冪之屬，可以取土者也。而掩之實是  
其道，則孝子仁人掩其親，亦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

夷子憮然為間曰：命之矣。註孟子言是以為墨家薄

莽不合道也。徐子復以告夷子，夷子憮然者，猶悵然  
也。為間者，有頃之間也。命之，猶言受命教矣。註墨者

至命之矣。正義曰：此章言聖人緣情制禮，奉終墨子  
互同質而違中，以直正枉，憮然改容而受命也。墨者  
夷之，因徐辟而見孟子，夷之治墨家之道者，姓名也。  
徐辟，孟子弟子也。言治墨家之道者，夷之，因孟子弟  
子徐辟而見孟子也。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正病  
且待病之瘥，愈我以往而見之也。夷子不來，他日又  
求見孟子，夷子聞孟子以為尚病，故不來見。至於他  
日復往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  
道不見，我且直之。孟子見夷子復來求見，遂不得已  
先言於徐子曰：我今則可以見矣。欲不見則不得直  
已之道，而正之。儒家先王之正道，則泯而不見。我且  
見而直已之道，而正彼也。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



也。以薄為其道也。至是以所賤事親也。此孟子以此告徐子。是其直也。之道而正。夷子也。以其夷子既以厚葬其親。而尚治其墨家之道。故不知以此厚其親。是儒家之正道而已。孟子所以反覆直而正之。乃因徐子而告之。曰。我聞夷子治墨家之道者也。夫墨者治喪不厚。但以薄之。是為其道也。夷子思以墨道以變易天下之化。豈以薄其喪而不貴之者也。然而夷子葬其父母。以厚為之。則是以墨家所賤者而事父母之親喪也。以其墨家賤厚而貴薄也。徐子曰。告夷子。徐子因孟子此言。以告之。夷子也。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至施由親始。此又夷子以言於徐子。而以墨道為是也。乃曰。儒者之道。有云。古之人治民。若保赤子者。是言何謂之乎。是則以為恩愛之道。無有差等之異也。但施行恩愛之道。當自父母之親為始耳。我所以厚葬其親。何為獨非以墨道也。之夷子自稱。已之名也。徐子又以夷子此言。告於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至亦必有道矣。孟子又言。今夷子以為愛無差等。是夷子信

以為人親愛其兄之子。為若親愛其鄰室之赤子乎。然彼夷子蓋亦有所取而云耳。故亦不足怪也。彼夷子必謂。孺子有將入井。人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故云愛無差等。又以古之人若保赤子為言也。蓋其赤子。匍匐將入於井。非赤子之罪惡也。但以赤子未有知人。故不忍見焉。故救之耳。今夷子必以此况之。而遂以為愛無差等。如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同是則親兄之子。必亦待將入井。然後救之矣。是夷子未達人情者也。且天之生萬物也。皆使其由一本而出矣。今夷子以他人之親。與己之親。同是為有二本也。又安知先王制禮。而稱人之情。以為之厚薄。施於父子者。不以同於兄弟。行於同宗者。不以行於鄰族也。蓋上世於太古。未制禮之時。常有不葬其親者。其親之死。則擡舉而委棄於路傍坑谷之中。他日子過之。於此見其狐狸野獸食之。蠅蚋飛蟲且共噉食。其子之額。泚泚然出汗。故眦睨而不敢詳視。夫子所以有泚泚然之汗。於額而出者。非為他人而慙也。故知是而泚泚然。而於額也。以其中心有所不忍。



其親之如是故自中心之所痛恨故發之於面目所以有泚泚然之汗出於額也蓋不忍之如是乃歸取藁裡籠取土而遮掩之誠是其不忍其親之道也是則孝子仁人之心而掩其親亦必有道耳孟子所以言是者蓋非墨家薄葬為非而以厚葬為是故以直其正道矣夫以謂太古未制禮之時子有不忍其親為獸蟲所食尚知掩之之道况今之世先王所制定其禮而可蔽之墨家道而薄葬為是而以厚葬為非邪夷子既以能厚其親而尚不知以墨家之所薄為非所以執此而直之使正耳徐子以告夷子至命之矣者徐子又因孟子此言而告於夷子夷子乃憮然而覺悟其亡之罪故頃然為間曰我今受孟子之教命而不以薄葬為非而厚葬為是此豈非自取滅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五下

終云耳效在亦不也此



